

味問人

號月七

版出日五十月一南京國國民書期第卷二第

行銀員會會公業同業行銀市海上

行銀源滙海上



捷	業	各	放	行	辦
服	務	埠	款	一	理
務	手	匯	及	切	商
週	續	兌	國	存	業
到	敏	等	內	款	銀

	行		總		
號	四	九	路	波	甯
部	各	接	轉	號	七
				五	二
				八	一
	行		分		
號	○	五	二	路	康
號	○	四	一	市	中
街			廟		
街		大	塘		
		處	事		
街		前			
口	路	興	復	中	城
號	○	三	一	街	直
				西	外
				門	西



人間味 七月號目次

革命之什	周毓英(二)
果實讀書抄	果 厂(四)
談藍色狗馬	太 玄(五)
我與香烟	龔持平(七)
談一活動一	張金壽(八)
呂碧城山中白雪詞	陳寥士(十)
牙痛	梁 爽(十一)
談性	馬綬甫(十二)
談話與做人	陳繼深(十四)
一無開可厭一及其他	高 星(十五)
窮滋味	何海鳴(十六)
人間	盧 華(十八)
關於罵人	燁 之(二十)
此中人語	智 深(二十)
關於「大阿哥」	下 走(二二)
閒話林婉芳	朱裕同(二四)
雜後記	康樹毅(二五)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主 編 滕 樹 毅

發行者 人間味雜誌社

發行所 南京國府路二〇一號 人間味雜誌社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總經售 中央書報發行

本刊每逢十五出版 零售每册五元

定價(連郵費)	半年	全年
	三十元	六十元
外埠	三十一元	六十二元

國民政府登記證京誌字第一二〇號
 宣傳部登記證京誌字第一二〇號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江蘇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一二二號

廣告價目表

類 別	大 小	價 目
後封裏	全 頁	捌百元
正封裏	全 頁	陸百元
後封裏	全 頁	肆百元
普 通	全 頁	肆百元
普 通	半 頁	肆百元
普 通	通 之	壹百元

行銀員會會公業同業行銀市海上

行銀源滙海上



捷	業	各	放	行	辦
服	務	埠	款	一	理
務	手	匯	及	切	商
週	續	兌	國	存	業
到	敏	等	內	款	銀

號	四	九	路	波	甯	海	上
部	各	接	轉	號	七	五	二
					八	一	
						話	電
號	○	五	二	路	康	京	南
號	○	四	一	市	中	州	蘇
街			廟			進	武
街		大	塘			錫	無
街		處	事				
		前					
口	路	興	復	中	城	州	蘇
號	○	三	一	街	直	錫	無
				西	外	進	武
				門			



人間味 七月號目次

革命之什	周毓英(二)
果實讀書抄	果 厂(四)
談聲色狗馬	太 玄(五)
我與香烟	龔持平(七)
談一活動一	張金壽(八)
呂碧城山中白雪詞	陳寧士(十)
牙痛	梁 爽(十一)
談性	馬校甫(十二)
說話與做人	陳繼深(十四)
一無閒可幫一及其他	高 星(十五)
窮滋味	何海鳴(十六)
人間	盧 華(十八)
關於罵人	燁 之(二十)
此中人語	智 深(二十)
關於一大阿哥	下 走(二十二)
閒話林婉芳	朱裕同(二十四)
雜後記	滕樹毅(二五)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主 編 滕 樹 毅

發行者 南京國府路二〇一號 人間味雜誌社

發行所 南京國府路二〇一號 人間味雜誌社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總費井十四號

總經售 中央書報發行 中山東路一七〇號

本刊每逢十五出版 零售每册五元

定價(連郵費)	半年	全年
	三十元	六十元
外埠	三十一元	六十二元

國民政府登記證京誌字第一二〇號
 宣傳部登記證為新聞紙類
 中華郵政掛號管理局執照第一一二二號
 江蘇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一二二號

廣告價目表

類 別	大 小	價 目
後封裏	全 頁	壹千元
正封裏	全 頁	捌百元
後封裏	全 頁	陸百元
後封裏	全 頁	肆百元
普 通	全 頁	肆百元
普 通	半 頁	肆百元
普 通	四分之一頁	肆百元
插 頁	(面)	(價)

革命之什

周毓英

當初，我以為人間味之最苦的，當莫苦於革命，刀光一閃，血濺黃沙，情最雖然豪壯，死者勉以為快，但他的家屬，親戚，師友，總不免泣血椎心，嗚咽痛哭。再如人頭滾滾，成軍赴難，看看都是英俊少年，前途無量，一旦判定要殺，親友們怕連累，避之惟恐不及，活生生的性命，坐視毀滅，這種慘慘情景，不論生者死者，同都不堪忍受。又如監禁坐牢，奔走逃亡，父母妻兒不得會面，衣食住行百不自由，飢寒，寂寞，恐懼，凡百災難盡集一身，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把生存的日子當死了一樣地過，此種苦况，也是世界所無！

不過後來看看，又覺得人間味之最甜的，當亦莫甜於革命，不信請看五四運動以來，那些站在台上天花亂墜，指手劃腳的，偶然在一個運動中獲得成功，揚眉吐氣，雖不說南面稱尊，却能自立於一方一點，願指氣使，位尊多金，親友趨之若鶩，路人側目而視，洋房，汽車，美女，一切享受，隨心所欲，此種味道之甜，直如置身天府，不能再甜了。

既是甜莫甜於革命，而又苦莫苦於革命，多少先烈，為此流血，無數青年，為此徘徊，我自己亦幾乎有些迷亂不決了。帶着兩小時的開眼，揮汗擬「革命之什」。「什」者雜七雜八，零碎湊集之意，既非文章，更非詩詠，應先聲明。

老友言公，對我解釋「革命」二字的意義。他說：

「混了十幾年，從來沒有想到革命二字應作何解釋。書上也許有，革命的老前輩亦耳提面命過多次，可是我從不注意，耳邊風似的飛過去了。現在經驗過來，覺得自己可以下一個解釋了。我想革命兩字，是沒有成功的人，願得許多人給他利用，幫助他成功。願得過五個人十個人的，他便是五個人十個人的領袖。願得過一村一縣人的，他便是各村一縣的領袖。願得過一省一國人的，自然是一省一國人的領袖了。譬如羅斯福邱吉爾現在向世界的人下願語，當然是夢想作世界的領袖！」

「沒有成功的人，經過革命而成了。但這樣的成功，實在得不算。革命不成功則已，要成功則必集中於一人，心狠手辣，功勞簿上只能有一個名字，不能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名字。斯大林為什麼要放逐托洛次基？為什麼要槍斃布哈拉狄克等人？這原因很簡單，無非庸庸功勞簿上的戶名而已。當時雖也有皇皇的「清黨」大道理，那是給俄國的人民看的。若在中國，則手壓住三個五個朋友，自己一躍而上，隨即再把他腳石的朋輩們辱罵要害，免得比長比短，那時候，革命真的成功了！」

「共產黨，共安樂，當初與高祖明太祖怎樣來的，現在斯大林又是如何起來的，實在古今中外，都是一個道理。由患難到安樂是革命，由沒有成功到確實實的成功也是革命，共安樂不容易，獨享富貴榮華自然是正經道理了！」

我那位朋友解釋革命，不免有憤世嫉俗之嫌。不過世間的現象確有不少是如此的，又有什麼辦法？

如蒙老人——其實我去年見他還很年青，但如此稱呼表示尊敬之意，不免從衆了——作「烈士與叛徒」，有人便牽到老人是神的身上，這更說知蒙老人有烈士風，而魯迅先生的榮耀不顯，則有叛徒氣概。但通常的說法，烈士是指智者，叛徒則指愚者，知蒙老人如魯迅先生，其實却是魯勇兼有。據吳稚仁的庭子，魯款一而論的以智者或勇者相稱，實在不大象。不信，請看事實，知蒙老人並沒有做單純的烈士，魯迅先生更沒有做「莽之夫的叛徒，他們都是很有分寸地做着幫助社會進化的工作，沒有因歸泉林，沒有揚竿造反啊。

一有智，有勇，而又有仁，這應是個革命的坯子。智仁勇三者的適時運用，便有時現烈士相，有時現叛徒相，好像佛書上記觀世音菩薩種相來救渡世人，不可執一而觀。當然，我們更不能說上了台的人才算革命，沒有上台的人便是不革命或反革命，即如知蒙老人魯迅先生二人，他們對時代的進展都是有巨大貢獻的人，不必在功勞簿就可以承認他們都是革命人物，不能以烈士或叛徒二字了之。

中國的現代革命，似乎還沒有像槍斃布哈林拉狄克那樣，屠殺有政治地位的文人，顯是自慰。但中國的文人怎能能有政治地位？「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這句話只有中國通行，我們當然不能說中國現在還是只講力量，不講道理！不過武力錢財是政治的權重，現在還不容易改吧，我們只幫有人把知蒙老人算作烈士，而把魯迅先生算作叛徒，人心如此，事實可想而知。

十八九年前，大概是民國十四年至十五年。革命空氣高漲，我們幾個小夥計辦創造社出版部，文學也有革命，聊以自慰。共進四個人，當然忙得可以，印刷，校對，打包，發行，什麼都是全體動員，不實行分工制。大家忙事務，沒有工夫寫稿子，好得創造月刊是有他們各位大將來填滿的，小夥計們好容易偷閒這些輕巧東西放到「洪水」裏去。二十年來人家只知道創造社的作家受盡書店老板的壓迫，却不知道小夥計們以裏分的熱忱據說老作家，結果老作家們的脾氣也不小，那時候我們小夥計支最低的生活費，大熱天吃冰淇淋也要受到廣州的手抄。——那時候倘若魯迅夫獨清他們都在廣州——意思說工人農民終日流汗，我們却吃冰淇淋，簡直不配革命！吃冰淇淋就不配革命，這道理真天曉得。宜乎後來仿吾寫「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字」，請未附上一行「一九二八年某月某日於修善寺一小字，要大家魯迅的攻擊。修善寺是日本東京的避暑勝地，以革命文學家自居的人不與勞苦大眾同甘共苦，却躲在涼爽幽美的好地方暢談革命，豈非不顧行？魯迅的「革命文學家於修善寺」的隨感錄，自不免有似是而非之感，但想到吃冰淇淋就不配革命的話，恐怕同是幼稚病，鬧脾氣。

老頭吳稚仁詠黃花園，那首白話詩做得非常好，可惜我沒有記牢原文。吳老頭的意思就好像在查究革命的意義，因為他懸犧牲的人都長眠在黃花園的墓中，但另有許多却成靈廟赫赫的，不免有另一種憑弔的哀感。已經葬在墳墓中的朋友，當然不能再賣，不過假裝英靈尚在的話，則英靈亦可一賣，這是吳稚老在那首詩中的哀感，也就是對革命所發出的哀感！

上海市長陳公博先生，在其大作「偏見」中表示厭惡犧牲二字，因為提到「犧牲」，後面一定跟着「代價」，一個人斤斤於計較犧牲，目的自然固然要等代價，等代價，革命便是為自己，為個人了。陳先生這樣的說話，實在切中當代的時弊。革命只有全體的代價，不會有個人的代價，注意個人的代價，革命便是生意經，便是投機，失掉本來的意義了。

最近接到一個老前輩的來信，其中有一段：「冠蓋滿京華，斯人尚憔悴，衣食住行在在無以善後，實屬啼笑皆非。曾陳二巷官（洪憲功臣之一）有「至窮不過討飯，不死終要出頭」一聯，彼時固蕭寺坐困，不久即出關封疆，屢屢一時。弟今則討飯伊邇，出頭無期，人謀不成耶！時勢真然耶！……國父有靈，當賜指示……」這位老前輩當年如何革命，如何犧牲，余生也晚，未及親見，在國嘗苦悶之際偶抒抑鬱之氣，傍觀者不免疑他在發盡犧牲和代價，算革命的窮債了。其實炮火連天，全世界人類都在「不得了」中，誰窮誰通？大可不替。看得太清楚了，反而多煩惱！

果 盒 讀 書 抄

果 厂

孟心史先生逝於丁丑，變後孤孀零落，此亦其一。余近好讀清史，於先生所為皆求覽觀，而心史叢刊三輯，早經出版，大東書局再版本，亦迄未覓得，昨始得太平路上，見南京書館已「復興」於商務印書館廢樓之上，寄售商務中華開明大東四家書籍，乃竟有此書，三冊，每冊六十頁，價五十五元，真可駭矣，（原價一元五角，）同時買朱孟實文藝心理學，（余先後失此書兩冊，此為第三次買，不知又將於何時失之也，）理演生圖明國考圖一，按九折優待，適為百元，囊中都盡，承承而歸，思思百元之數，折以物價，才值昔時一元耳，豈書價昂乎，因自慰良得。

叢刊第一輯記順治江南奏銷案，清初用以恫壓漢人者，固無所不用其極，江南士族，恥事新朝，適有台灣鄭成功內侵之役，舟師直薄金陵，幾於沿江而下，事變乃益以高壓為手段，江南賦重，多逋欠，政府借追比為名，對衣冠紳士，加以茶毒，黨禍未開，漢軍旗人，突爾案中主角也，狼戾不肖於人，情江蘇浦欠田賦十紳一萬三千餘人以報，胡旨悉如法革職，一時哭聲遍野，欲訴無從，大學士葉方雷，適以探花及第，欠銀一釐，折合銅錢一文，實被革職，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盡清初漢人所遭際，文字獄外，此為數止矣。續余曾作「清初國地考」，研討幾何國占民房民地以粵旗人，而土著則徙他方事，以明破國之痛，乃江南亦竟有此事，且濟之者為蘇州韓基以大學士奏，孟氏記云：

「韓某有懷集，已未出邪述懷詩，破巢兵撲捉，勾租吏怒噴，輪租仍殿租，糧辱及衣巾，室毀淨作室，督促舊主人，自注云：庚子年奏銷案連逮，時駐房兵圍占房屋，更代為修葺，據此則韓在被逮數內，但同時蘇州有旗兵圍地之舉，韓屋被圍，推兵逐屋主而又令屋主代為修葺，清初之虐政如此，而韓之被逮，則或曰修屋而暫緩……未可知也。」

倘有餘暇，取江南舊地志及清初諸老詩文集勾索之，必有不少材料，亦可補余前文之疏也。

邵長蘅所為關典史傳，言開元守江陰揀清兵事，虎虎有生氣，殆亦有心人，而奏銷案亦詳名其中，為賄買差役，尼貸田產之半，其青門龐尺牘稿與楊靜山表兄弟二書云：「竊見兩年來，新法如秋茶凝脂，縣令如乳虎，雖卒如獾犬，書生以清賦等事，都成常事，其莫不冠以父母遺囑，受縣卒擠曳，入訟庭，俛聽吏，裸體受杖，乃憤而出此，（指龐田，）為好爾計耳。然緣此得家累漸輕，散吾無業，豈有十粟之儲，家無打門之吏，交焚噴水，爾書自娛，亦未必非息計補劑之道也。緣長兄愛我之切，敢腹議上聞。昨偶見八十歲村翁，屢便語一則，元時富人，往往以田為累，委田於路，伺行人拾取，連持之大呼曰：田已屬爾，我無與矣！并書上一笑。」按此書所云，可謂沉痛已極，生當亂世，何事不有，賣田鬻產，嗷水讀書，苟有可以息計補劑者，余亦願從之焉。村老一語，尤足刺心。

孟氏好為會人惟傳事作辨，此自其忠厚處，如董小宛考，世皆知顧治出家故事，而其實董某妃與小宛不容並為一談，此一舉也。然亦有不必強為之辨者，如丁香花一則，力辨董定庵無與顧太湖淵源事，則如某君之辨朱竹垞風懷詩，覺其大殺風景矣。定庵有已實雜詩三首餘首，其中一首云：「空山徒倚倦遊身，夢見城門四圍空，一騎傳書來邸曉，臨風遙與隔衣人，」情致宛約，頗可感思，而

志願與友人約定公妻，言太清會折下書及定公妻，故憤其情云云，言不免更涉穿鑿。至「遺仙詩」一書，及太清所為體時，若謂動無所指，才不可信。聖海花第三回精夢林演說西林春一則，言精夢與李琪下堂妻，對定公與太清事，極力求生色，會當精夢東人，豈能毫無所補而厚誣古人？且此段據云云，始於精夢與李琪先生校天遊閣詞之語，天遊閣詞者，太清所為也，而精氏則謂之精將周星胎，星胎即李精將，在日記中精將不休者，實於精老為感嘆，前輩流傳，要必有其眉目。云云此支復附云，按精氏於報章見此稿，即來訪，……謂太清事蹟，誠無以難，然終信其言聞為不誤。則精氏之甚堅，事實有主觀的認定，而絕不可動搖者，如此等事，殆其一耳。唯云氏幻補太清一家史事，至為詳備，欲知其故實者，仍不能不取資於此。

天恩偶開，以其多言新章故，輒喜於枕邊翻閱，藉溫舊夢。其肥清季銀價云，咸豐之初，銀一兩易錢七千餘，同治初，則易錢十千，光緒初至十七千，十四年以後，又減至十四千，又至十二千，二十三年以後，減至十千有餘，不及十一千。一千錢，折以事變前之銅幣，即十枚也，是最高之價，只銅元百七十枚，憶民國十二三年間，北京銅元百九十枚可易銀一元，是三十年間，尚無若何重大變化，而光緒初所以驟長至十七千者，無非因咸豐軍興以來，改鑄大錢日以充斥之故。余前曾為咸豐大錢新考，欲以彼時幣制紛亂之狀況，與今日比勘，其貶值之速度雖不可同日語，然原則固無二致。漱六山房全集札記一則云：丹徒吳九老云：銀價名曰高昂，其實市用當十大錢一止常三，以三折計之，每兩只京錢三千二百耳，物之賤貴，亦若是矣。故以銀易錢買物，並不異於曩時，而廣兵及青役人等之實餉餉餉者，改銀為鈔為錢，則大困，饑夫饑道，觀此之由，且自大錢行而錢法散，舊行制錢，銷毀殆盡，私鑄新錢，俾於鑄製難矣。市中行使當十大錢一枚，折錢制錢三枚，若易銅制錢，則可得十枚，薄小如環，字跡不可辨，市人名曰水上漂，曰清漂子，曰怪可憐，曰小成豐，用者甚寡，故亦不多見，貿易往來，所盛行者錢票耳，挾千金入市，頃刻化為紙，而所求無不得，得者尤易，此豈我國家長治久安之策哉！此文余前作大錢考時未及引證，吳稼軒咸同間人，所見實屬實事。而以銀易錢買物之論，行之今日，何其同也？（唯今銀價昂貴，遠去令價，當易銀為金耳，）若小錢則余幼年尚及見之，自光緒後，即言錢亦彌小，至宣統而不堪入目，殆亦亡國一徵兆矣。北京近日，銀率尤多，其與幣制有無關係，待研討。

談聲色狗馬

太支

大都市何以會繁榮？到底靠什麼而繁榮？
有人說：大都市之所以繁榮，完全靠「聲色狗馬」。觀察上層的社會，就可以證明這句話的不虛。
聲色狗馬，在都市人的心目中，并不算是罪惡，而是十三萬分美味的玩意兒。不但如此，正有若干萬人，靠着這玩意兒，而獲得衣食。更有一些閒人們，靠着這玩意兒，而得享盛名。
事實告訴我們是這樣：
一、二八以前，上海法租界，因為有一八一號，有大同公寓，有利華公司（以上都是賭場），有燕子窩，有土行，有海洛因製造

廠等等，纔能達到那末繁榮的程度。當時，賭場需要特殊勢力替他們撐腰，土行，燕子窩，海洛因，需要有人保護。由是閒人們就大吃香起來。
「行行出狀元」，俗語的確不講亂話！有辦法的人，正不必靠着工商業，也可以稱做「大王」。
但是，閒人們既取得了社會地位，對於這些實際保護工作，當然沒有親自出馬的道理。因此，便收羅了許多棒子徒弟，替他們出力，替他們駐在賭場等處鎮壓着其他搗亂的勢力，由是彼此的生計都解決了。

這番解決以費的這一班人，是否肯安分守己地過日子呢！并不，并不！

何以故呢？

因爲物質上雖然解決，而精神上未必有所寄託。種種委託呢？原是隨着各階級的生活環境，而各異其趣。同時，「飽暖思淫慾」的生活律，也跟着人們作祟。由是他們便沉溺於本文所說的「雙色狗馬」之好了。

記得民國二十一年間，上海的閒人們，大肆其梅蘭芳，把梅博士當做神祇一樣的狂崇拜着。另一方面，又在新世界舉行「花選」，大家把幾千整萬的鈔票，堆着替他們的「貴相知」買票。其隆重的情形，比國家舉行什麼「大典」，還要看重。他如：跑狗場夜夜塞滿了人頭；江灘跑馬場的周圍，每逢星期六，沒有一次不停滿汽車。這不是一羣雙色狗馬的全圖嗎？

大都市的分子，本來是諸色人等萬般皆備的。所以雙色狗馬的享樂園中，絕對不怕有供過於求的危險。失意的大小政客和軍閥，當他們作租界寓公的時候，胸中十分苦悶，需要尋求刺激。富商大賈，公子哥兒，有的是「有閒」，更有的是一「錢」，也應該有所消遣。這錢就派了，再換一個花樣。所以在大都市裏，只怕想不到辦法，不怕沒有願者。更有一班游手好閒的殘片和幫閑們，如果雙色狗馬不派了，簡直就硬餓死。

在雙色狗馬的場合中，有時也看到豪爽疏財的朋友，例子很多，姑舉其一，以觀其概。比方馬將牌倒在手裏的桌子上，兩好三缺一的時候，不名一文的朋友，也有人把鈔票硬塞在他手裏，叫他做搭子。如果贏錢，連本帶利，都可以笑納；如果輸錢，反正不是自己的錢，最低限度也可以換一頓飽餐。因爲胡胡大爺們，看到這種場合，情使不助興，那簡直當你是冤家。所以大都市中，像有幾千幾萬的朋友，就靠着這種方式過活。

不過，都市中的窮友，絕不能夠個個存着這種奢念，要知道這是可以過而不可求的。同時更要具備了若干條件，纔够得上資格。假使要麼，面乳要漂亮，這需要骨質的功架，和捧女人的能耐。幸這高的話，就不免因此而得到升官發財的機會，或是得到被女人當作小白臉的榮幸。這就是「助法人人大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作用，說來不但有趣味，而且也可以覺悟到：人類的關係，除了「利用」兩字以外，一切全是虛偽的。

(一) 閒人們在未成名以前一直至騰上「閒人之林」以後，其所以始終捧戲子捧姑娘者，無非想造成了戲子們及姑娘們對於本人「有口皆碑」，歌功頌德，使本人致身通顯，而名聞天下。

(二) 戲子們姑娘們也利用了閒人之捧，使本人得躋於「名伶」「名妓」之列。

(三) 幫閑們更利用胡調的機會，使本人得以解決饑餓的口腹，或許得附閒人的驥尾而登仙。

凡此種種，并不是筆者故意挖苦他們，的的確確，有些人認爲雙色狗馬，就是自己的「衣食父母」。

雙色狗馬對於社會，對於某一部份的人類，既發生了上述的許多聯繫；但到底有利於社會？或是有害呢？那是各人主張不同，絕對無法強同。

總之，雙色狗馬愈發達，社會的罪惡愈增加，是無可否認的。但是社會老是那末矛盾，愈是違反法律道德的玩藝兒，愈有人覺得是「一味」。這是什麼道理呢？

雙色狗馬的發達，粗看似乎只是個人的劣行；實則所影響於社會者，至爲重大。因爲覺得雙色狗馬是味的人，如他的正常收入，是不敷他的揮霍的。一旦趨厥的時候，那末只有「作姦犯科」以圖其後。所以雙色狗馬的結果，必然地趨於作姦犯科的途徑。

作姦犯科之後，也必然再將所得的非分之財，仍化之於雙色狗馬。那末雙色狗馬與作姦犯科，就變做循環性的起伏。

雙色狗馬之發，往往爲社會所不齒，大家都說這種人太不要臉了；太沒有出息了。漢高祖劉邦，就是一個絕好的例子。因爲他原是個「好酒及色」的流氓，所以後來雖貴爲帝王，太史公寫起「高祖本紀」來，還是罵他「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和「好酒及色」的人類，這就是社會自有公論。

然而有時也有例外，一方面被人看不起的人物；另一方面反有人投奔他，替他賣活。漢高祖有劉濞的時候，不但往日的朋友，不會看不起他；連士大夫階級要良籍信等，也會賣身投奔於他，替他治天下。這也許是英雄崇拜的表現，非整個社會問題才所以英雄不怕出身低，只要有辦法，儘管雙色狗馬，不怕沒有人捧。

然而有時也有例外，一方面被人看不起的人物；另一方面反有人投奔他，替他賣活。漢高祖有劉濞的時候，不但往日的朋友，不會看不起他；連士大夫階級要良籍信等，也會賣身投奔於他，替他治天下。這也許是英雄崇拜的表現，非整個社會問題才所以英雄不怕出身低，只要有辦法，儘管雙色狗馬，不怕沒有人捧。

然而有時也有例外，一方面被人看不起的人物；另一方面反有人投奔他，替他賣活。漢高祖有劉濞的時候，不但往日的朋友，不會看不起他；連士大夫階級要良籍信等，也會賣身投奔於他，替他治天下。這也許是英雄崇拜的表現，非整個社會問題才所以英雄不怕出身低，只要有辦法，儘管雙色狗馬，不怕沒有人捧。

然而有時也有例外，一方面被人看不起的人物；另一方面反有人投奔他，替他賣活。漢高祖有劉濞的時候，不但往日的朋友，不會看不起他；連士大夫階級要良籍信等，也會賣身投奔於他，替他治天下。這也許是英雄崇拜的表現，非整個社會問題才所以英雄不怕出身低，只要有辦法，儘管雙色狗馬，不怕沒有人捧。

然而有時也有例外，一方面被人看不起的人物；另一方面反有人投奔他，替他賣活。漢高祖有劉濞的時候，不但往日的朋友，不會看不起他；連士大夫階級要良籍信等，也會賣身投奔於他，替他治天下。這也許是英雄崇拜的表現，非整個社會問題才所以英雄不怕出身低，只要有辦法，儘管雙色狗馬，不怕沒有人捧。

我與香烟

龔持平

想不到吸幾枝烟捲兒也會受這麼大的折騰，這年頭兒真是……前門牌本買八分錢十枝，一枝前門牌運抵不上目前一摸火柴。然而這不過眼前的事。當初，大英牌祇有八個銅子一包，最早的小馬牌二個子兒十枝，黃包車牌和馬牌牌一個子兒五枝。仗便宜，食便利，烟捲兒吸得慣了，現在活該來受這折騰！

每次烟捲兒漲價，每次總想到戒烟，可是從來就沒有實行過。原因是烟則漲，煙捲兒比較便宜。跟鴉片烟比起來，烟捲兒真算不得一會事。何況烟捲兒又不是犯法的事；反之，在人面前不點上一枝烟，自己也覺得有點寒酸相。尤其是在清談的時候，不把環境裝上點兒烟味，總覺得說話也沒有勁似的。因為戒不掉，索性說得硬硬：「什麼都可以戒，烟捲兒我可不成。」無奈洋火已經比捲烟貴了，嘴裏說得挺硬，摸錢包買烟的時候，總免不了要皺上幾皺眉。結果還是自己覺解，烟捲兒就當它是必需品，八塊大洋一担米果要麼吃飽，一千多塊錢一担米也得要吃飽。

然而，吃了三百零四塊錢一担的糙米，怎又能吸一元來錢一枝的中等捲烟呢？於是，烟的品質就隨着漲價而成反比例地下降了。我每天至少要抽三十枝烟，就是中等以下的烟，每天也得十多塊錢。化十多塊錢一天，抽這麼惡劣的烟，自己往往憤恨起來，把剩下午枝以上的烟使勁往痰筒裏丟。可是，剛丟掉，第二枝烟又點上火。還有什麼辦法呢！

總之，自己對於自己的交涉，總還對付得過來。可是在人面前就窘了！一包劣等捲烟，在人面前怎麼拿得出台！在自己覺解之下，剛沒有什麼，可是總覺得有點寒酸相。沒有辦法，祇有偷偷地在桌子底下抽烟盒，或則在袋裏摸索着，逐枝抽出來吸，捲烟盒留神不與旁人照面。

這方法所招致的，常常會有兩種反應。一種是旁人也這樣偷偷摸摸地在桌子底下摸烟抽。甚至有人把比我抽的還不如的捲烟大搖大擺地豎桌上一盞，結果大家拿出來公開展覽，價錢都是不相上下的。於是你相着我，我相着你一回，接着是一陣苦笑。結果或是用「烟貴」，或是用「今天天氣哈哈」來結束這一幕悲劇。

另一種反應可就使你窘了。那是當你瞞着人摸烟抽的時候，有人拿出一包上等烟來，而且你一枝我一枝地分散着，至終還偏偏要丟一枝給你，那才使你哭笑不得呢！

人間滋味，再沒有比烟捲兒豐富的了！

就因為這個關係，烟捲兒又被人利用為裝飾品了。在人面前抽出一匣上等香烟來敬客，那比穿一件價錢的新裝還惹人注目。烟捲兒竟比衣服來得便宜，因之近來誇耀烟捲兒的人比誇耀新裝的人來得多了！在烟貴以後，我反而常常能在交際場中抽到上等烟，我起先有些奇怪，細想以後才懂得，那是因為新裝呢？還是烟捲兒的原故！

「只說衣衫不敬人」，以後大可改為「只敬香烟不敬人」。

為着在人面前炫耀而帶「不一定是吸」上等烟的果然不少，而真正常吸上等烟的也未始沒有。烟賤時相差還不多，在烟貴如金的今日，上中下三等就不可以道里計了。於是而從「烟」上分品級，於斯為烈了。

還是人烟味以外的人生相。自從烟貴以來，吸的烟品逐漸下降，不想連人品也隨之而下降了。想到這裏，不覺失笑起來。

笑的不是我自己的「人品之跌落，而有好些人是烟貴了才有人格，才入流品。」

假使我是中學生的話，老師問香烟一題時，我的第一句一定是「香烟之為用大矣哉！」



談「活動」

張金壽

別的部分。——擬定X先生而不擬定B的緣故，是因為B比較不善於活動，這雜誌的主編是以活動為主要任務的——但是X先生他又有了別的事，我想請他作這主編的職務；——這是一個別人萬分謀求也謀求不得的差使，上司竟把它交給了我，雖然其中尚有不善於活動的貶語，不過「大權」是已經「在握」了。以常見的事實來對證，喜的成分比憂的成分多，人們平常費盡千辛萬苦，犧牲若干時間金錢，甚至不惜弄厚臉皮，其犧牲超過這句貶語不知多少倍了，所為的不過也就是這所謂「大權」也者，我這不謀而得已算福自天來，區區一句「不善活動」又算得了什麼呢？

但是我當時却「轟」地從心頭冒上火來，據說我就是因為不善於活動而被人們目為同事裏的「第一流」之外的，「不活動」的毛病也可說是短處，我聽得多了，漸漸，彷彿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有時也當真相信自己的確不怎麼善於活動起來。作主編由於別的善於活動的人不幹，所以上司命自己相當，文言裏的客套語所謂「承乏」在這里是名符其實，我覺得這真是第一個老大的沒意思。於是說了不怎麼使上司滿意的話，辜負了提技的苦心，同時又由於有其他職業已成功，就三句話五句話生生把一個大主編丟掉了。此外聯帶原有的位置也一併辭掉。

那天我的上司叫我到一個地方便於兩個人商議的地方，解重其事地對我說：
「這次雜誌人事更動，主編轉任別的職務，原來擬定是X先生擔任主編，把您轉回

故而不能上班了。爲了吃飯問題就東奔西馳，真得一碗飯吃以糊口。又是一個轉成功的職業了，履歷也交過，上司也見過，然而，後來在「聽信上班」的喜訊中，據說是已經有人上了班，當然我又是被淘汰的一個。找事不行並不稀奇，不過我的罪狀，在一個朋友從側面打聽來的，主要的自然是因為替我的人下了野，但仍有挽救的方法而我不能去作，那方法據說名字也叫作「活動」。

「活動！」我聽到我的朋友的話之後沈吟着，捉摸這兩個字的意義。這兩個字是關係着我的飯碗的，原有的失掉，新來的不行，緣因既然全在這里，那麼勢必至於認識這兩個字或說這個名詞到底應當怎樣解釋它，人們又怎麼解釋它我才能有得了生路。

「活動」，「活動」，「活動」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以字面講：活動大約不外是不留滯的意思，以水來說，活動的往往清激，留滯的却不能免於不潔淨，我至於生了子了也說不定。活動的真義在人們身上是，不固執，不腐化，不拘束於偏見，不息止在一個地點，永遠是應合潮流而處世的。但有一重要的條件，那就是他必須崇信真理，雖然表面不動千活萬動，實際上仍要固守這個原則才是。

不過以人們表現的「活動」來看，我委實不怎麼大喜歡，這些活動並且分爲三派來說吧。第一是圓滑派，你會聽到他的千言萬

「你不會聽他的」每句話，他可以講一大道理，可是你不能講出一條結論來。有的人實在健康，對才見面生人如熟朋友，熱酒酒不絕者類皆不着邊際的廢話而已，但到底也不能算「活動」之一，其行動頗懶惰。另有一種最喜歡以「表面」的工作來活動的人，開會應該是他們的拿手，因為有時胡亂活動，胡個幾坑裏的蛆，稱為蛆派，無不可。尚有第三派，只顧應合時尚，藉此活動以求得上司的賞識，升官發財不過是推轂的事。說是應時派自無不可，但我們參考吳佩孚老將軍的「妓女才應合時尚的」一句話來說，那麼即使此種人天生是個作官的胚子手，也不可不謂為應時派的妓女派也。

自然不屬於上三派或兼有三派之長之活動者有的，此處不過約略述之罷了。總而言之，原來活動是方法，活動者自有其真實的恩惠在，現今本末顛倒，活動者根本是應得活動而圖私利，甚至改姓玉賽也在所不惜，活動的真諦殆已全部失去了矣。尤其現今的變化界，三人組織一會，五人組織一團，更不知其所事，原來不明理道是何所謂而然，後來才知道這叫作活動，兩個津貼家肥已是當時的又是小的益處，不定像我坑內的蛆，極力滾來滾去的結果，只好變個「蛆」地一下飛起來以做眼同類也未可知呢！「為什麼這活動呢，

倘若以這精力去作別的事實的事情不是於事於己兩得其宜的嗎？」以先誰也不免這樣想，但日子一長，就是鈍感的人也會理會到原來此種活動是那麼容易往上爬的呀。空口說白話，事半功倍，最簡捷的莫過於此，比如你研究國文多年甚至一世在研究着古文，然而也不如他突地成立了一個什麼古文研究所，在你是需要含辛茹苦，耐盡困難去研究，可是人還不知道你的名字，在他呢，新聞紙刊出了消息，他也撒出了傳單，貼出了廣告大揭其生，當然又是堂皇其宗旨，誇大其組織，不幾天他就成為領袖津貼的真正國家，自然身體因之立刻也就肥胖起來了。

然而在處世方面來講，即使是上述的幾種活動也全未可厚非。這社會真是講究活動的，既不能脫離社會，就得接近活動的人，同樣能力如果有活動與不活動之差，自然就相形見绌，結果自然好比我受的「承乏」的待遇一樣，好差便是盡先升給能活動的人的。這里牽涉到人對於人應當不應當用手段方面來，處於機詐之間，是不是想應付之道，若不講應付之道必得吃虧，好人必得好報的話我是不大相信的，吃過幾次虧之後好人也會懷疑好對於好人所給的代價而漸漸也學些壞，結果也是徒似平不得不走的壞的道路上，對壞人也講起抵制之法：而抵制壞人最有效的方法無非也是比他的壞更壞，以毒攻毒。那裏有時人與人之間的要壞正如各持一

把利刃同時刺過去，為了生存，壞倒是已經超過可否原諒的範圍了。我的能力如何自己也不知道，活動力的程度也不明白，但上層和我坦白地述說選某先生而不選我作主編的原因在於我之不善活動而不及及其他，可見我尚還是沒有作主編的能力，只是活動力不夠，這是彰彰然明也的事。

不過我想假如用人非在於活動不可，也應看是那一種活動。有的只像沒頭蒼蠅一啄一探，朝訪張暮拜李，交結名士走動權門，實在却得不着人家的尊重，彷彿某種新聞記者似的，也是活動，這活動就不怎麼樣，可稱為瞎活動吧。更有的是一般承認的正規的活動了，然而他只是為了方便往上爬，替上司辦事不過其方法，不怕有機會能頂了上司的位置。那他也不顧慮上司提拔過他的事情，或者當時看着別處風硬，馬上失節喪人，如水之就下，此種活動不少事實可證，自然也在上司的地位來看，也不能說是合乎理想。所以說人們固然可分為善活動與不善活動兩種，但活動者也仍然要分為「為我用」與「不為我用」兩種才行，如作上司的單只看了活動便委以重任，結果活動者自己飛騰起來往往變成原來上司的對頭，在事情說可謂負義，尤其在提拔人者看來，應如何精心呀。所以直以「活動為委職務標準的上司，更不可忽略兩件事，其一不要把上述的「瞎

(接下頁)

呂碧城中山白雲詞

陳家士

旅滬呂碧城女士（字君因）於一月二十四日逝世後，國內外詞壇，都表示了十二分的哀悼。其遺留的稿冊和散文，見於各報章各刊物者，絡繹不絕。碧城不但為名媛，且為當代的女大詞人，早為蘇林所公認。她生命史上的後半期，說法談經，皈依佛教，而提倡「衛生戒殺」最力，可說是才人的奇蹟了。

碧城女士的著作，可分為二大部份。其一屬於「佛敎」的，如「勸發菩提心文」及「蓮華曼陀羅經疏」的宣傳文字，流傳甚廣。

（接上頁）

活動一語為是正統的活動，尤其重要的就是其二，不要作出使自己傷心的事，反造就出幾個對頭來，據按「活動者」的起初，是需要極分慎重的。還有一種客觀條件，活動也要有活動的地位，車夫只能在苦力羣裏活動，若登台演個說變的着實有點滑稽而事實也不可能，活動於權貴們之間的他自己也須是個權貴或準權貴才行。所以我覺得我做小爵爺時雖不能活動，但做大作時必能活動，吾活動也必要有實力即地位作後台，比如作主編便可以多刊些朋友們的稿子，因之多維持朋友，因之就也能求朋友維持別的事情，越括越動越活越活起來，若夫無多大權力的事情，你先無和人互惠的後盾，空口說話究竟差些，而且主編錢多，請朋友吃個飯等等非常有益處，作小事的却沒有這些富裕錢，他的薪水尚還不够自己吃飯用的呢，又何從而活動呢！這些話並非刺誰，只是由於親身經歷說得真切一點，任何事都是不出這個範圍，所謂越富的越富，越窮的越窮也不外是這個道理，有錢的既能囤積又能維持管轄者便不至於犯罪，就賺了好錢，沒錢的就只有吃貴鹽一條路可走，毫無辦法，所以說越活動者越能活動，越不能活動者越不能活動。

廣皮的薄厚，良心的有無，與真正的活動固然沒有關係，但與流行的活動實在有着

密切的關係，今日歐明日友的反覆無常的活動者充滿了社會，在現今不活動者固然未必全是老老實實的人，但未有老老實實的好人而能活動者也！

我原是在碰過幾次釘子後自省，實在起初是有些替活動吹噓，希望古板的人也多活動活動，至少在現今社會上衆人皆動我獨板也不能行得通，但結果竟寫了這一篇文章，懊悔反變成了不成敬意的文字，乃真提筆時所夢想不到。我覺得未談活動之先我有充分的活動之意，及至看過了自己的這篇文字之後不多久，就受了自己的騙，變為不想活動了。其實我也是想活動而不會的，這真是我的悲哀，旁人豈可以不必學，倘若自己根本沒有這些瑣碎的感覺，那就更可以自幸了，但因此處亦覺得活動份子實有增加繁榮的必要，却也未為不可，不過最好仍然一邊活動着，否則像我似的既因之失掉原有的飯碗，又不能進而取得另一隻飯碗，前途着實未可樂觀耳。讀者中若再有根本就是這慶慶的同調，我固然慶幸能得到同情者，不過他們也是孤獨的人，否為受人白眼而來這世界者也。

歸納起來，以「醫生主義」為發苦惱心的正因，可說是「醫生主義」的實行者。另一部份，就是屬於「文藝」的，她的作品，有散文，有小說，有詩，有詞。但其最有功夫的成熟作品，當然要推「詞」了。

她原有「明珠詞」四卷，早已刊行。晚年的長短句，有「山中白雪詞」一卷，恐怕見到的人不多。

山中白雪詞，又名「雪繪詞」，又名「瑣語鴻雪詞」。詞中又可分為二部份，一部份是歸隱歐西阿爾伯士雪山之作，山居有六年之久。一部份是二次歐洲大戰起後，被迫東返，都是悲天憫人之作。

以雪名詞，詠雪之作，觸手如瓊瑤一般。現在佳人不作，更無新什可誦，她的遺著，也成為陽春白雪了！因邊錄數闕于下：瑞雪飛，詞寄惜秋寒云：「雪繪晴嵐，盡蒼然萬影開闢。幽貯小窗，依依關寒色。曉鐘猶地無聲，失前度芳華陌。但覓林。寒、寒、寒。冰洗盤。歸燕故鄉隔，任胡胡送老，東風調客。鴉背外，殘照遠，凍雲微抹。憶思喚醉魂東，枕流豈萬重珠闕。深暮，幽窗光玉枝交結。」戊寅二月重遊阿爾伯士雪山，詞寄胡天云：「寒落天涯劫後身，一塵重運舊時村。圖存野菊報影薄，不見官人避水雲。晴雪集，凍波鼓。夕陽鴉影黃昏。收將萬變盡盡更，歸與寒山獨往人。」

(接下頁)

牙痛

梁爽

「屈心，叫他牙痛！」女人們慣愛說這句，好像牙痛才是「人間」最苦楚的事。我牙痛過，我知道牙痛的味道確是難挨的。

我記得：一天晚上，覺得一個牙有些痛，便告訴了朋友，他們認為恐是受了風，叫我搽火酒與醋，用冰敷在頰上，一條涼毛巾裹在頭上，不久把冰去掉，又用「過氧化氫」液洗，……總之，他們都成了聰明的醫生，想起什麼，便叫我搽什麼，結果我由輕痛，變劇痛了。那顆牙像在被刺，發癢，顫，釘，誰，灼，燙，疼得我像咬在貓嘴裏的老鼠般的叫着。

但是，我決定和這病牙拚扎着，於是又吞服阿斯匹靈，凡拉蒙，奴伐美頓，甚至於安眠藥粉。這樣才輕爽了一點，可是我開始覺得有一處腫漲的地方，在嘴裏像含有一枚桃子似的。

一直到翌日，朋友們爲了我的牙痛亦束手無策了，同時他們也都失敗了，因爲他們再想不出別的方法給我搽敷。可是我的病牙又開始痛了，腫得愈發高了起來，且常和上排牙相撞，恰像撞在一支鋒利的針上。

我決定找醫生，醫生只用小錘在病牙上擊了兩下，他說應該拔掉它，但須在第二天。

在這一天裏，我坐下去，站起來，在房裏打轉，不住的數數碼，念菩薩，喊觀音，擊打自己的頭，我使盡了方法把思慮放在別的事件上，甚至撞我的頭，情願使我自己暈眩。

白天終於過去了。在夜裏，我張大了眼睛注視着時針，在床上翻滾，最後跌在地下來跳躍叫號，朋友們看我一眼，我便對他們大罵，甚至於每人給他們幾拳，——我痛得瘋狂了。

又換過了痛苦的一夜。天明：我馬上找醫生去，他對我的痛講着，不知在什麼時候使我狂叫了一下，並發現一枚牙在他的手掌。

「看這個！」醫生說：「覺得味道怎樣？」
我說說什麼，只覺得牙痛確是人間的苦事。

但，有的人很可以嘗這個「味」，像女人們說：「屈心，叫他牙痛！」的人。

(接上頁)

自題泰山獨往圖，調寄祝英台近云：「亂峯
 起，晴雲闊，寒共飛鷺近。一往心期，長與
 此終古。小樓還帶危欄，便無烟柳，也偏對
 夕陽沈處。」
 踏遍羣山，宋玉減盡風流，微詞
 已難賦。啼笑都非，恨因不堪。詩教漸到無
 言，兼山石化，更何必驢腰能斷。」
 未句香
 韻轉疾，畫題詞石州慢一闋，有句云：「待說
 與平生，奈韓陵無石」也。疎影云：「胡天
 歲暮，正千巖積雪，嫩滑枯樹。大野冥茫，
 險壁高低，十日都迷樵路。人跡寂滅，荒煙
 ，但晚鳴鴉爭盟主。問關風，綠馬當年，幾許
 才歸土。」
 塵捲西樓綠綺，又雲分綺障，
 奇觀難覓。一抹殘陽，紅遍遠峯，塞上燕支
 塵。春回委谷知何限，暖不到，豎厚深處。
 印如，如往事追尋，銷入冷灰檀杵。」
 糖金
 井云：「庚助詞賦寫離愁，去去故人長別。
 歲說天津，正潮梅堪折。千冰萬雪，始鍊就
 一枝翠。驛使難逢，鴻書莫寄，江南長絕。
 遙望中明滅，奈游仙夢淺，雲亂難接。
 疏梅何年，認長明灰劫。寒岩翠疊，有報
 鐘村，響繁葉。吟賞誰同，也無山鬼，九歌聲
 歇。」
 山居雪後晚眺，調寄獨影橋紅云：「
 卅六番華，說姑何處飛寬查。家山別後，問誰
 關，不信春猶在。紫鳳天吳，斂采，野長空隱

談性

馬綏甫

靈靈。潭鏡難指，小却人間，一番成壞。
 雲去雲來，下方縹渺明滅。第燈閃閃動
 城闕，塵有愁如海。步踏紅塵休再，鎮仙居
 高寒無礙。梁園詞賦，殘夢重尋，落梨臺外
 。」昔謝道韞咏雪，以「未若柳絮因風起」
 一語，為後所稱稱，像碧城那樣鴻篇鉅著，
 起古人于九原，也當歎服了。
 至于傷感亂的作品，如旅歐被困危城之
 作，調寄一蕪紅云：「四烟中，聽嚴城戍角
 ，淒韻動邊風。擊柝天低，通柝洛盡，還客
 始覺愁工。指雲外，繩河西邁，款莫測銀浪幾
 多重。烏揀枝寒，蕭吹蕭蕭，夜語隱隱。
 孤絕，花心事，泣野塘清露，不為（去）香
 紅。淡月輪消，楚歌環發，不堪起細柳空。
 （時已絕）便寄付，衡陽回雁，怕殘雲無計
 度高峯。怕掩燈帷，拼教一夢匆匆。」
 歐戰
 啓後，遂海而南，謀歸故土，止于國門之外
 ，調寄長亭怨慢云：「問紺海弄珠遊女，學
 度桑麻，問迷塵。依約東風，倦雲東去，雨
 淅淅。漢家陵闕，恨繞樹烏啼歇。悶翠樓宮
 清，帶不返年時零葉。愁切，憶鴛鴦四起
 ，人在芙蓉暗角。舊烽流離，攬克幾千雲黑
 顛。且延好孤嶼風烟，儘明日陰晴難說。掩
 映忍過車，花落江南詩節。」
 尚有玉樓春六闕，也是影射時事的。其

一云：「湘皋曾解若華佩，賦札難伸千萬
 。憑君珍重價連城，莫比琉璃同粉碎。淚
 涼重話開元事，鸞鶴前頭今不忌。已無奇石
 補洞天，空見東流成逝水。」其二云：「蓬
 萊草綠裙腰路，一縷韶華如夢度，濃寒淡
 暈飄零。委鬼茄花無覓處。繁絃撥遍難成
 譜，換羽移宮情自苦。當時魴尾怨江風，今
 日鵝魂啼蜀雨。」其三云：「湘桃零落憐嬌
 小，那許瑤階閑不歸，殘紅片片出宮溝，一
 水盈盈通四沼。北村羅網南山鳥，東效西
 翠鼓動窺。天河從此起風波，潘慶金銀無限
 巧。」其四云：「神光離舍終無定，洛浦爭
 知潮有信。鷓鴣休怨舊盟寒，燈雀同歸金彈
 盡。風風雨雨愁成陣，李代桃僵空食恨，
 不堪守過馬嵬夜，委地花銷誰與問。」其五
 云：「哀華危柱和語，拚斷鈞天宮夜半，
 驚鴻飛燕共離愁，頰頰傾城爭一覩。西都
 有女嬌眉黛，啼笑能翻晴與雨。綠絳珍重
 寒身，袖手霓裳遲不舞。」其六云：「金飛
 鵲影沈沈，珠深襟痕對淺，不關河滿斷
 腸聲，一曲重聽疑隔世。覆雪冉冉迷無
 ，何限愁紅豔，雲從數修到不遠天，憑歸
 人間猶有淚。」
 上列各詞，可以「多情乃佛心」五字作
 評語。

我常感覺到人間無味。味是有的，且如

而不知其味。

我所說的是關於人的性生活。

無盡的寶藏，但人們對之如老和尚對肉，心
 想齊齊，終不敢染指，或是偷偷吃了，明明
 鮮美，偏說平常，明明貪吃，偏說不該，偏
 不敢大嚼，偏要說出許多道理來，教別人縮
 手，使自己也懊悔，於是腸胃生病，從此食

我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就想寫一篇我的性
 生活，還想約十個朋友各寫一篇，出一個集
 子，恐怕是讀了日本森鷗外同樣題目的文章
 以後吧，但森鷗外的性生活的敘述是還不够

藝術的，而且意在教育，性教育原該有。不過我不是這意思。雖則我在朋友說起這個問題時，也不得不指出教育的種子，而且說不違反科學的原則。

去年我從廣東地帶出過這樣一本小書，理想的作品，真是很理想的，因為我主張第一要用藝術的手法，雖是要寫忠實的體驗。

我發過幾封信，但像我的朋友林源之就連回費也不給一個，傅彥長先生也給以知其不可為的現狀。

林源之拿我的信去對邵洵美他們說，據說他們好像接過請集體自殺的帖子。我苦悶到這地步不願於要出賣自己的性生活，我自感不再有什麼話可說，我覺得這真是毫無辦法的事。

但邵洵美自己本是一個歡喜勞倫斯和魏理斯的人，他有他們的自傳和所有的作品，他也都會向讀者推薦過。好幾他說過，他曾經想和徐志摩合購一部三本海理斯的自傳，三百五十元，結果嫌太貴沒有買，後來他獨自買到一部四本的。

邵洵美也有過很有風趣的敘述，像是說他從國外歸來，輪船停在一小島遊，他上去買了許多土人兜售的香烟，是一種春藥，想回到船上開船者的視哭，不想同船者無不人手一包。他說從此，船上原先嚴肅的空氣就打破了，大家歡喜地直談到上海。

性是最被人們愛談愛聽的，沒有一次熟朋友的談話話題不轉到性然後一直談下去。福理斯說來，這是一種壓抑的發洩。我覺得性的話自然可以談談，但也不是談談可以發洩，可以滿足的，滿足於談是一種缺陷的彌補的缺陷，一切反抗原都是可憐的，所以再要反抗這種可憐的反抗。

歷史使人類在地球上大說其謊，而且大說其反話，一切既成的觀念多半是和真實相對之的，尤其在性。

明明是美，是至美，不是被當作醜，至醜了？明明是最神聖，最高尚，最後有更好的字眼可以形容的事，不是被當作最卑鄙，最醜惡，最用不能更壞的字眼形容著了？

我簡直想說，是這使人類呆笨了。人類逃避智慧的源泉如逃避毒河。

勞倫斯說：「性與美是不能分開的，如生命之與知覺。如性與美所引起的。由性與美而產生的智慧，是直覺。」

但現今，人類已放棄了直覺的生活，人類從那裏得到進步的智慧？

一個女人說：「我所有的感覺都集中了。」
「我所說出來的最不要臉的話是從集中的感覺直接衝出口來的，沒有經過一經過腦子的。」
「我這樣感覺，我要這樣說，我要這樣叫，我為什麼不這樣呢？而且我不能不這樣。」

這些話說明直覺，是直覺的說明，是要多少智慧的新呀，這是無從學得來的智慧。這像是與生俱來的，自然不是，然而也自然是。

沒有一對專講精神戀愛的男女能夠說出真實從心所發發出來情話的。

一個女人說：「你讓我死吧，我死得甘心的，我死得口眼閉的。」

一切男女之間的精神磨咒都是假的，獨有兩是心的盟誓。人心只有人本身的火焰能使之密化，使之歸於美善。

至善才是美，美只有至善。倘無火的交流，人間無男以為可愛的女，無女以為可愛的男，人間也無男女的真的愛。

想想現今的人們是在怎樣以愛的代用品來製造愛，是在怎樣醜態作勢地表現我愛你你愛我啦！

照正人君子的說法，如果是對的，人類也許會「進化」到男女無別。好幾是可怕地可能的。因為人類，尤其是所謂進步的文明人，的確已經在想把性器當作官能一樣生在身上。人們把所有的生命力化在名利的爭取去，以致到緊要關頭感到衝動的缺乏，非大打其針大吃其藥不可了。

情感的生活，真的，美的，和善的生活，不知能不能再回到人間來？不單單是利那的，而是永久的沈浸的；不單單是少數知者覺者的，而是普通的健全的。知其不可談而談之，也是因為真實的生活壓榨着我，常常感到煩悶的原故。

說話與做人

陳繼深

自生人間，體驗滋味，我與說話無緣。

然而，生存社會間，說話可又是多重要的，且誰個會能避免了說話？伏不聽生性好嗜味的舌端，這些人似乎好言成癖，幾乎是片語便似三年監禁，不說話是再難受沒有的事；就使天生沉默的人，爲了衣食，爲了起臥，也就非張開那厚嘴不可，其而連連吧吧就說了也得要人備飯，於是便嘩嘩呀呀地吐上那麼一大套，誰說沒人了解那種「囉語文法」，然而加之以手，繼之以足蹈，指指點點，裝模作樣，別人也就領會了那用意，然則這種手指脚劃，誰說就不是說話之類呢？

關於常人，可更明顯，晨起披衣出戶，望到東天一輪紅暈，頭腦長空，一碧萬里，於是一見對面，就來一個：「呵，今天天氣……」，對方也就：「好極了！真好極了！多大的太陽哪，多晴朗的天！……」倘若要是孩子呢，一睜眼就得喊上一聲：「媽！」過一會兒，該是早飯時分了，倘家人就誤了時候，就會無名火高三丈，情此大概一個半鐘，若要是包飯的送過了十分鐘，那還了得？就非罵上三聲「混蛋」不可。——說話之於做人，其關係之密可知。

然而，所謂說話，在做人的味兒可就大有分別，有認說話爲真大事者，也有認說話爲人生大苦。誠然，在雄辯滔滔，一吐千言，說話之便，有如行雲流水，若是人者，說話的滋味定是至甘至樂無

憂；然而在吐語的酸酸吃吃，像在說話又像在呼吸，苦而無益的，認說話定是長途。我便是這樣的人，我與說話無緣。

本來末，說話就係天生的，我以爲。世人中不善言詞者，也就不乏其人。一件事在另一人前說得頭頭是道，有聲有色，能使聽者眉飛色舞，心悅神服，甚至感到一身輕快，遍體服貼，然而在他就大不然了，吞吞吐吐，期期艾艾，費盡全身氣力引句懶話，連吃奶的氣力都使出來了，然而結果是吃力不討好，不是叫聽得滿肚子厭惡，便是叫人頭昏腦脹。還在說話的本人也未始不知道，口才不好，自知之明却是有的。於是苦楚也就來了，要想請人家幫一個忙，可是因爲不善言詞，所以難令人家明白了你底可憐處，因爲你這樣的「口才」，所以就回答一個：「要真能助！」倘那想參加一次什麼演說，結果則於聽衆對你吞吞吐吐的言詞笑痛了肚子，弄得面紅耳赤，談了一半就又兼又怒的下台。這樣做人，試問苦也不苦？倘有人問他人閒味，他定說：「苦，苦，苦！」

另一些人却正相反，生成的一個「三寸不爛之舌」，專能言詞，能說善辯，明明一件弄僵了的訟案，給他能舌「一語破的」，案的糾葛便瓦解冰消；雖然形勢已到危亡，將離大難之期不遠，然經他一說，便大難即解，「一言可以興邦」，這情形就連孔二先生也說有的。舌士佳話，不乏其例，就手頭的史記來引一段：

楚莊王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雲床，唱以襄陽，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死。」便欲問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羣臣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馬玉爲棺，文梓爲槨，槨裏置車爲題，覆甲卒爲穿，老弱負土，齊趨陪位於前，羣執旛衛其後，車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

此乎？為之奈何？」僕亦曰：「請為大王六畜之，以增其富，則天子之憂何？」僕亦曰：「請為大王六畜之，以增其富，則天子之憂何？」

這裏的優孟就是一個長於言詞的人，美一點說，該是懂得說話藝術的人。所有的楚臣都不敢諫，獨他則以雄健的談風，諷刺的方式，曲折地表明了他底見解，具令對方信服。具有這樣口才的人，做人才真能味到樂趣。

有的人的言詞，有的人的滔滔，這究竟是什麼造成的呢？也許有人以為口才可以訓練，明明是拙於詞說的人，倘要是加以訓練，正像一塊初出土的粗玉一樣，一加人工雕琢，自會有意想不到的成功，然而這說究竟是有時不願事實，至少在我是不敢「同意」，我聽說話是萬大件事，要說得高明更是難乎其難，縱令有心學習，百般研究，最多只是能分別我在我耳際旁叨得動聽，誰却只會囁嚅得討厭，而自己則依然故我，吐詞依舊生硬並耳，不會引起對方聽了在心

「無聞可幫」及其他

高 星

魯迅罵奔走於權勢門下的文人為「幫閑」的時代，白米祇六七塊錢一担，那節節的幫閑不一定為了一口飯，為名為利，大有人在；因為中國的文人屢見難以說出具有何種性格，所以儘有人在冷嘲熱諷，而儘有人要幫閑。文人之幫閑，成了傳統的風氣，應有盡有辦法，升官發財餘不措，不如退而求其次：弄律師也好，稅吏也行，但時代似乎表從弄文人，這年頭兒真是弄到米珠薪桂的日子，文人不能不想法去幫閑，然而賣盡力

氣所得還不够肚子飽，真是文人的悲哀了。本來弄文字而出名而升官，一帆風順，這是最好的法子；但是現實的環境很少給你如是的好機會，就不能不另擇捷徑，找對象為之捧場，縱然是文人相輕，要被罵作幫閑，但這時被人咒罵已成耳邊風，無所謂。所苦的倒是文人已經貶值，吃苦不如車夫，穿衣却至少一件破袍的文人被推在熱鍋上走螞蟻；東奔西走，結果幫閑不成，反而連吃粥也成問題，文人真是個瓜幹的勾當！然而這世間

文人又是那麼多！現在，一步青雲，由幫閑而成為車頭竹頭的雖不乏其人，然而也有鬧飢饉的苦，有聞可幫，仍弄到無飯可吃，「幫閑」兩個字不是失却了作用罷？文人儘可以不幹了，但問題又不是幹不幹的一回事，倘是耐不了，得，走過崎嶇，受盡奚落，不見得受人垂青，這是一無聞可幫！」

（接下頁）

則凌如支抄的快。嗚呼，言詞之道，雖矣哉！所謂「口才」，真像天才一樣，是生來就那麼的，非人力所能為功。

然而，不善說話，又怎見得不是「一闕」呢？就將就些作阿Q想，我以為不會說話正大可慶。事實上，許多生來是嘴甜滑溜的口技師，却正因為會說而見厭於人，處處不為人所歡迎，嗚呼嗚呼，嗚叨叨，試問能言善語，多說多話，究又有什麼好處？我在某大學有一位同學，當第一次跟我交談時我就驚異其卓越的口才，心想這人前途決不可限制，一個交際場中的寵兒！然而未及一月，我就聽到另外幾位同學對他不滿的批評，當時我以為是狂悖者的咒語，然而不三月，那位同學終於在一個全體大會中他由滔滔演說中大家鬧到台下。人緣不好，縱令再長於花言巧語，一樣沒有辦法。何況，這人世就有許多聰明人平時謹閉著嘴，輕易難得發一次言。所以，老莊哲學，倒也未始不可取，「無言之教」，到底大有道理！尤其是在某種時代與某種言論不自由的所在。不善言詞有那麼的悲哀，而善說也未見有益，究竟當如何呢？我漠然了。

窮滋味

何海鳴

這裏，得預先聲明，並非是趁這年頭兒
湊熱鬧，人云亦云的來叫窮。

窮，原本不算啥；區區一生，經歷得也
不寡了。可是窮起來是一時有一時的體味
的，這也與一切的人間味一樣，細分起時間
空間的類別來，總必各不相同，所以這窮滋
味也是古古今今前後後大有許多分別。

從我個人講起吧：是十五歲就只帶了幾
塊洋錢離開家鄉朝外地跑，那當是少年時就一
定會初嘗這窮滋味的。但也不算怎樣出奇
，我們湖南少年所謂有志之士，大都就有這
種冒險浪遊與樹起脊梁橫衝直撞不怕受窮的
風氣。從所謂「湘軍」的時代起，一些毛頭
小夥子，讀過一點書而自負不凡的，便都只
在身上穿著一襲竹布長衫，揹一把雨傘，就
作興出外去謀事。那稍富裕一點的軍頭上或
另外帶一個小包袱，與一雙釘鞋，以備兩天
足路跋涉之用。如連釘鞋都沒得，雖另還有

(接上頁)

步打算」的想法，但這想法到那裏去想呢？
文人價值不算，而落到連人力車夫的本領也
幹不起來，這年頭兒的文人算是倒置的階層
了。

要幫閒而無閒可幫，幫到閒而換不到一
口飯，文人能表出的是什麼？哭既不能，笑
也不成，「寫文章是作賊的後門！」文人的
味兒，祇能配上這麼一句話：什麼意思？佛
云：「不可說，不可說！」

我不是文人，我的實感話要從這裏說起
，好些朋友以為我是文人，那是錯了。我怎
麼有上面的歎歎之感呢？話說起來就長——

前年爲了生活我上廣州，客中寂聊，不
時寫幾篇文字發表，起先是發洩胸中所憤，
但還不通，不通之餘，耳光倒吃到了；後來
是想嘗試一下「幫閒」，然而我這枝筆偏不
能服從我的命令，弄得三不四，自己有了
也莫明其妙。雖然自己討厭寫出來的文章，
但給於這些討厭的東西逐漸被拉去發表；知
己的人以為我是不得已而出此，而我對於文
字一道，於此大澈大悟。雖然我不能算是文
人。

美國的賈克·倫敦，一身從事寫作，版
稅所入浩大得驚人，然而最後還是鬧窮害病
而死；死後還是債台高築，他曾經經營過牧
場，但文人沒有商人的本領，連自己要生活
的版稅都捲在裏面，以改變而終後，圍着
屍骨的人倒不少，而且都替他扼腕，那是一
羣索價的人！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的國

度裏的文人尚且如此，中國的文人圖圖怎樣
的花樣，最後還不是掃一鼻子血麼？

情感的氾濫，似乎使我不是文人的入歇
不了筆，我不是效尤賈克·倫敦那樣的出名
，而想發出我的感情，因爲我不甘寂寞，然
而正由於此，事情就多了；知己的朋友先我
而被逐以致失業，我的寓所裏常擠滿了失業
的窮朋友，有飯大家搶着吃，這要過去能不
餓死還是好的，然而小草上的存貯又不知道
是因爲小草不替它點綴的緣故呢，還是痛恨
這批弄筆的人不該還不去的緣故，就大發脾
氣起來，要便石塊下的小草彎曲不算，該
永遠抬不起頭來。文人而不幫閒，是好的，
但我的情形却不同，不幫閒就不能寫一點文
章，這使我神經衰弱，鬧窮鬧饑尙是餘事；
廣州的二十幾個月就是這麼被自己的情感弄
苦了，被一批苦惱的文人拖累了。自此，我
就枯寂起來，枯寂正像春日的野蕪，被住了
心板：白天爲着弄文字的朋友苦惱，夜間要
失眠，這味兒一直纏繞到我離開廣州的前夜
。

我總算掙扎出文人包圍着的廣州了，然
而他們現着皺紋的苦臉依然出現在我面前，
而在這裏，弄文字的朋友仍有幾個，我的身
體并不因此而復原。
深夜不能入睡，偶一翻開在廣州發表過
的陳舊的稿本，我不覺撫摸帶而流淚，我
是不愛流淚的人而竟然流淚，這自己也暗暗
吃驚；也許是因爲幫閒無路的朋友的一臉窮
相有以致之，也許是前塵歷歷，使我回憶到
吃耳光的味兒有以致之，此刻真有些弄不清
，總之，文人之由幫閒時代而演化到今天的
焦頭爛額，使我不是文人的入在夜深人靜的
時節撫摸着一堆舊稿而傷哭了。

一種高踏鞍的高底鞋二大片的木屐子，在湖南本上大都通行，走起萬里乘風的長途來，卻到底不方便也不登樣。只好珍藏在家不帶出去現世，遇雨天也可光著赤脚照樣跑。跑來跑去，碰著點機會在外面找著一點事了，那件文雅而現著書生氣概的長衫，自可保持著永穿在身上，時常高談些海闊天空治國安邦的道理，很不合時的樣子，雖依舊還是只窮得穿布衣，又何足恥？如不幸之極，終歸不出門道來，窮到肚子騰得空空的在叫餓了，那就再顧不到什麼虛面子，連一件長衫也可以很勇敢地脫下，找一塊洗臉的布帕子包好了頭，再赤了一雙脚，就可以吃艱當兵去，每月有點餉領就不算窮，粗菜淡飯吃得飽，不拘什麼苦差事他都能幹，企圖著可以升做一個小小的兵官，就是被人罵為一隻強性兒而又最能幹的湖南驢子，也絲毫不介意，并認爲這就是湖南人個世界很足自負的好本領。

我就是在這種風氣下，自幼兒在湖北歷練長成的。起初還像是有幸運，十五歲就被我考中當時所屬最高學府的兩湖師範禮字齋，可是讀書，一個沒有父母和家庭的孩子，沒人供給生活費，那配在最高學府讀那當時所讀了不起的洋書，心中一發狠，仍走湘軍前驅的老道路，去到新軍中入伍當兵。幸而軍制改了，當兵勿庸打包頭，龜大褲腳着，與披號褂子，是那般的不得樣了，穿上一套新軍人制服，接著又入隨營下士學，仍多少不失其爲學生態度，并還能步步上升，由正兵學兵而付伍長，而司書生，而小排長，每月餉銀，也由錢銀三兩九毫加到四兩二，四兩五，四兩八，十二兩，二十五兩，一個人的伙食，一月初攤個二元貳角，後來搭小廚房，菜吃得略好一點，也不過多加一元貳角，這在小光身漢子怎麼能算窮？有時雖偶感于買報紙刊物，購書籍，還不大十分稱心順手，似有一點窮的意思，即想找幾個朋友，圍談一陣，或秘密地再討論些革命運動，不覺意氣高揚得很，也把那點弱的小意思忘記得乾乾淨淨。

十八歲，離開軍營，轉投入漢口新聞界，打算以宣傳革命的工

是有幸運的違做吃人家的重，與純粹的投稿賣文的生計，并沒果住我多少時，竟心高胆壯的進了幾位同志，自行創辦起一家飯館來，自己也當了幹部主持人之一。只是，究還屬於窮幹苦幹的一類的，我本是一窮人，自己謀生活還很費勁，那配與人合夥開飯館，也充做股東老闆？不過，爲了革命而開飯館，究不是尋常做生意，便可算是團體公共事業。雖說這也還是必須有錢才能辦，先認應以出錢的股條爲主體，其餘沿有錢出錢無錢出力之例，只應分一點紅股。但是，在同志結合的意義下，這出力與出錢，也就無分軒輊，并且在飯館的特殊窮環境下，這窮出力似也不是尋常坐分紅股的人所易辦，大概窮對付，窮撐持，窮撐持，窮撐持，窮撐持，都包括在這窮出力的所謂特種力的上面，也非常容易就磨練得似有專長，而應認爲是一種可珍貴的特別的造就的！

自此以後，遇上了辛亥武漢首義，與民初的革命，其間出死入生，經過許多最驚險的幕面，坐過牢，打過仗，當過亡命客，也又開過報館，時而口袋裏也滿藏著鈔票，也時而窮得買當個掃帚，丟失個精光，但那實不算真正生活上的窮，只是抱憾著革命運動經濟力之窮，與事業費之窮而已。一個人縱使已成了家，娶了妻，這不免一點浪漫，但生活上的吃飯穿衣，總還覺得不大成問題的，在上海捱了一陣凍，隨在沽衣攤上買了件布棉袍，不過三隻洋，第一回穿的緞面舊皮袍，在漢口衣莊買現成的，只二十幾元，做一套西服，也三十多元足够，每月包客飯，不過三四元，家裏開消，四五十元一月也帶好，有時真滑脚滑法子了，向朋友通融個十塊八塊，好總是應該，到別人家裏住幾天，吃幾頓好菜飯，也不算一回事，我手邊鬆了也一樣可與朋友共之，即衣服也可隨便把別人的抓了來穿上便走，出一輪門旅費也有限，也到處可借，甚至於窮到日本去亡命，也白混了一年多并未餓著凍著，那好算是窮嗎？即使有時可以算窮，也窮得非絕無辦法，窮滋味也并不算壞。

(接下頁)

人間

盧華

如若說「我在人間」也可以，因為我記住高爾基在「人間」長篇小說的開端也用那麼一句。我在人間做一個小買賣的商人。

這是我十六歲的一年，正「八一三」事變的當兒，從上海步行回到故鄉了，又為避炸彈的萬一命而奔至一個鄉村上去。在鄉村中，我們是挺風光的，我父親似乎一個紳士，因為手頭帶有幾文錢，被全村上崇奉着，我自然是公子哥兒地比當地的孩子過着舒適的日子。而我做起買賣來的時候，是父親死了之後，那時我住在這村上已經有了半年的長久，差不多我與那一村上的人都熟識了的。

——啊！看那！城裏少爺也做貨郎哩！

一羣孩子和一堆婦人圍住了我的貨盒子，要買一支時和老牌洋針，他要買一個五彩的灶神君，孩子們專門買一包花生米……我獲利市，在那村子裏的槐樹下老聚住了許多顧客，因為他們羨慕我，少爺落難了呀！他們強擠出一些錢來，照顧我的買賣。

那時是陰曆的年底，這很好記的，因為我銷去了幾百個灶神君而賺着了好幾元大洋。這是民國二十六年的時代，幾元大洋比現在幾百元來得實惠，所以我回到家裏，最高興審查這一回出去賣去了幾張灶神君。一張灶神君的本錢只有一分錢哪，而售價却都在三四分錢之上。於是我對哥哥說：「好哪！這買賣的利息是對本對利了又對本對利之外，還要揚聲呢！」我把母親和哥哥都說笑起來了，天真和市儈交流着。實際，他們那知我在槐樹下候主顧的最起初一二天中，我遇着些以前城裏所相識的人，却比那些喊「看哪」的人還要可怕，因為他們睜目往往對我的臉一望了又向我貨盒子上端詳，也就舉一張，留下一張似笑非笑的臉和一聲「呵」來。

我只有沉着臉。

（接上頁）

中年在北方，說也慚愧，學着官僚和公子哥兒的排場，一度論于頹廢，生活也有些變態，間或也因感于不勝浪費而仍然時髦地叫窮，那只是些古典派的豪華思想在作怪，什麼「三百萬萬金交盡天下英雄美人名士呀」，「十萬黃金教歌舞」呀，那與後來新青年新人物所迷惑的歐美式享樂主義，是一樣的全要不得。如今時常的想起來就深自慚悔，像那樣暴殄過，今日縱是萬分受窮，也是罪有應得，報應臨頭，餓死活該，但願如今的青年們引以為戒，莫再蹈這覆轍！

十五六年，又曾一度混到軍中，雖浪費依然，也時感不足，但究竟多讀過一些書，多懂得一點事了，在津浦鐵路中設，任何小車站，都停留盤桓過幾天，并會到偏遠處瘡痍滿目的內地各小鎮巡禮過，乃更知中國一般國民的生活水準，實在太難言了！真要研究窮，還是到荒涼的民間去體味！

到如今，災變重來，這更不如那時好過，可算是青癩的眞正生活上的窮了。這窮味兒，已不是從前那樣漫風輕的說着玩玩，而實是很緊迫的衣食俱難之窮了。我想，設若今日有人徵集各種窮味的窮文字，讓許多人從各方面與親身所經歷的一一寫出來，訂印成一冊「窮味大全」，一定是一部現時代的偉大著作。

至於我個人所感覺到的，姑試以今昔不同的窮滋味來相互印證的，從前的窮，倒還是咀嚼起來有點特別滋味，如今簡直說不出什麼味道來？若僅看每月所收入的鈔票數額，似乎都不像窮，都偏生窮得厲害，獨一份的特任待遇的月俸，一千二百七，與簡任相等有別，那還有辦公費的許許多多些，比普通公務員也得多三四百元，比什麼五洋國積商固然望塵莫及，即以較市井的勞工們，如高等裁縫師，茶房頭，小工匠等，似也相等，誠可謂寒而不寒不寒不寒了。似這樣的均，倒也是好事，但生活總有一定的水準，衣食住行均皆不能獨缺，現時一千多元，只能勉強一家數口的蔬食，如再須添補粗布的衣服鞋襪，便沒辦法，兒童的教育費與臨時生病的醫藥費，更再也不要提起，這不只是窮，直是無可生活，又那裏還有窮味呢？

或者以為我說得太過，其實我也曾細細考查過，這并非是我有何奢侈，附近有一家窮苦破爛的人家，一共有六七口人，每月要吃米一石，那就是三百多元，每日兩餐，只煮一鍋青菜，計須兩塊錢的醬，三四塊錢的油鹽，再加上幾角菜，十元就湊得了，另外出去

可是幾個孩子又會胡鬧的，而「呵……」地喚呼起來，大概我身上是通紅或者轉白了臉色。有好幾次就那麼我是帶了貨盒子回來不賣了。走進家裏，母親就問：

「孩子！過了什麼？還是受了涼呢？」

母親的問，和這般的猜疑是完全錯誤的，可我怎麼去糾正，把什麼去安撫呢，若非一場痛哭？但是我笑的回數多。

在鄉村里做貨郎就只到年底，因為城裏鹽已經平靜了。我的家整個在城裏頭，於是我們移回城裏去；那時所說平靜，自然什麼店都沒有呢，只有些人家半掩門的，置一個攤子，賣一些東西。我家裏是鹹醬肉得很難，什麼那頭餿了，屙散了，塌倒了……所以我總要去做貨郎去。可到了城裏我却弄騰了我想不去，生怕遇到熟人的圍觀，又是看看我的臉，看看我的貨盒子……終於，我在貨盒子進住了一塊布，在走出自己門時和住在有受人的地方都進住了，直在一個人二個人的地方，我才振收勇氣去兜：

——要買香煙？

我想起了事變前在上海北站上的「人丹推銷員」的推銷手法。於是我就事仿了，想做些交易把一包小仙女遞到了一個陌生人的手中了，他是接受我了，在我向他問用推銷詞的當兒，可他丟了個轉身跑了。

這一天，我記住只賣掉了一支仙女牌。

於我回家時又是一場笑，但在次日出去却連一支都沒有賣掉了。第三天我只得改做買賣鹽的交易了。

我帶一籃鹽，完全以紙口袋分一斤半斤二種實現成一大包的，一百八十文；一小包的九十文。於是我是坐在一個菜市的橋那邊，寫了二個掛牌，持着我的主題。

買鹽的人倒很多，九十文，一百八十文，我只要查了錢數，遞一包的主顧也挺便當，可是主顧里有位老人家說先要稱稱分量才買我一大包呢！

我聽得看屋的跟那老人家好容易做成了交易。把錢收進了，那老人家牽着將要走的時侯，可又要稱稱一遍。

他把我的鹽置在他的茶壺中總共稱了一下，一計算與先次稱來要少四兩重，可那稱了。一個老人一個孩子只有稱論，却不知四兩的重是他拿去了十八個銅子在籃里，畢竟我聽了錢給他。

拉車，還得現買大餅吃，又還須房租與一些雜費，不也是一千元一月嗎？

我們或者奢侈些，記得前數日因病後又患牙疼，想喝一點湯，時值春筍出世，不由想到蘇州人那種「鹽燻鮮」的食品，那當也是很平凡的，照計畫辦了來，一家人吃了一大，算算賬，鮮肉一斤十二元，鹹肉一塊二十元，春筍十六元一斤多些，剩下來一賬賬，加上作料，燻一鉢子湯，代價竟是五十元，便再也不敢這樣辦了。

故所以，從前的窮滋味，輕描淡寫，至少絕不妨害青年志士們的體格。如今的窮滋味，切骨切膚，連吃飯都發生問題，有幾家能隨便供客飯？有幾個朋友能慷慨借錢借衣服？任憑怎樣廣闊江湖的俠士，與奔能奔走運動的志士，再往那兒吃得開，兜得轉？能幹給做夢發呆的，每天也學會了驚心慘目的單記著各種飛騰的物價，有時還有價錢有鈔票也愁無處買得著終日惶惶，朝不保夕，這是什麼滋味兒？再長久下去，國經中被這種窮滋味壞得十足的滿，什麼政治思想，哲學思想，文學思想，便都會逃得精光了！這在個人，所關猶小，至多也不過如小說書上之所謂滅短幾年不值錢的陽壽，但從此人的思想斷絕，將再從何處講未來整個的更生與進化呢？這倒是一個很嚴重的大問題！

（讀者按：此文成於四月，現在生活程度又提高了。）

剛把錢數給那老頭兒，在我衣領口飛來一隻手把我一把抓住，一個黑臉的，睜睜眼珠，說我賣鹽無照會。

——這時世可那兒去領照呢？我說。

「怎沒有呢？」他一把拖住我要罰錢，終究把一天賣下都給了他。這是我十七歲的新年時候，我搗了空籃子，走過橋回家去，河里有隻柴草上線着一個孩子——却就是鄉下所認識來的，我看他把小指指着我，跟他父親在說：

——噢！他在城裏也做貨郎的？

這次之後，我決改變一下了，我在城裏不做「貨郎」。記得一本物理學和一本文藝書就都在這時候看完的。

關於罵人之

之 燁

我們除打罵將而外，最高興幹的事體也許就是罵人了。罵人是一種藝術，早就有人說過。閒來無事找幾個朋友坐攏來，各逞其毒辣的舌鋒，來罵大家所知道的或不全知道的人，確能給我們一種快感，就是一個人枯坐無聊，捏起一枝筆，來寫一兩篇罵人的文章，也就可得到一點心靈的舒暢。

可罵的範圍很廣，你可以從「今」罵到「古」，從「中」罵到「外」。永遠要被人罵的，第一是政府，第二是社會，第三才輪到個人。愛國志士們多愛罵政府；憤時嫉世的則罵社會，罵政府；憤時嫉世的人太多了，我們也跟「人云亦云」地來罵，自然就很容易得「出色」。所以能「出奇言」「驚四座」的人，決不是那些罵政府的人，而是抓住一般大體端恭，可算是「德高望重」，「品學兼優」，一生行事幾乎「無瑕可擊」的人物，去「吹毛求疵」地尋出他「千慮一失」的地方來，便「洋洋乎」像煞有介事地大罵一頓，而罵過之後自己并不覺得爲什麼罵他的那樣人。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說他好，獨蘇洵把他一生的功績撇開不說，單就他臨死時沒有贖贖自代一語過失，而揮其痛快淋漓之筆，把管仲罵得「一文不值」。于是乎蘇洵的「管仲論」便成爲「永垂不朽」的「

名文」了。英國人要替莎士比亞紀念劇場，找許多人做文章去募捐，蕭伯納也是被找的一個人。因爲這是叫人出錢去紀念一個文豪，所以人們做出文章來，無不是「歌功誦德」，把莎士比亞恭維到天上去了。只有那個怪物蕭伯納他偏要從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中去捕風捉影地找出一個「黑婦人」來，說她是莎士比亞的情婦，而做了一篇「十四行詩中的黑婦人」獨幕劇，將莎士比亞大大地「冷嘲熱罵」了一回。胡適初從海外回來，提倡「活」的「白話」文字，罵倒了「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罵倒了「文有奇氣」的司馬遷；罵倒了一切「文言」的「作家」，于是乎他便成了「新時代」的「偉人」，「白話」文字的「開山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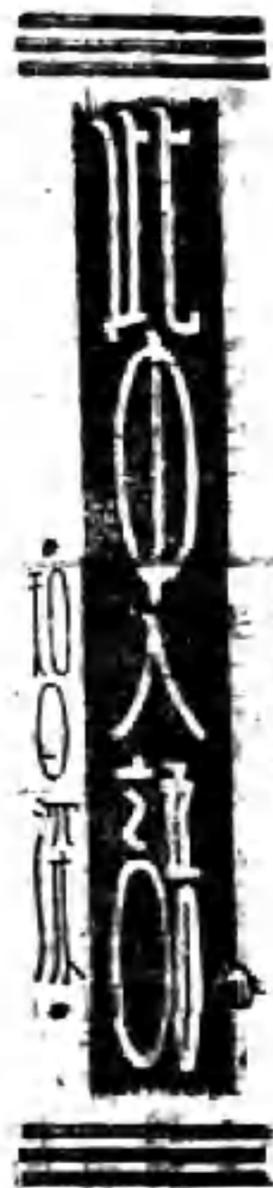
一般人的脾氣都喜歡「當面恭維背面罵」，能够形諸筆墨，做出文章來給被罵人看見，那已經算是很「勇敢」的了。不過在這種「勇敢」之中，還不能達到「白熱」的程度，就是多爲「冷嘲」而少「熱罵」。據我所曉得在當面罵人，罵得最熱烈，最痛快的，古今來只有一個彌衡，他的「擊鼓罵曹」，可謂盡「罵之能事」了！罵人實在是一種成「名」的「捷徑」，你能够罵倒一個文人，你的聲名一定高起來；不過如果罵他不到，你便要遭受鄙視，不會再被人家「挂齒」，更談不到成「名」了。反之，被你罵的人，聲名只有更大，地位只有更高的，就因爲有了這些不屬於罵而偏要罵人的「好事者」，而書上幾乎每天有人成「名」。有些人原來本無人知，因爲被人一罵反而罵出名來。初出茅廬的人連被這樣罵的資格都沒有；如果在報章或雜誌上漸漸有人罵你，你決不可感覺不安，而應該沾沾自喜，因爲這無疑是個「喜報」，告訴你：「你快要成名了」！你看見有人肯罵那些「庸人俗子」麼？你看見有人肯罵一個「素無作爲」的人麼？他們罵的多半是地位比他們較高的人；而罵的「動機」，又多半是因爲「嫉妒」。台下的人每愛罵台上的，人做得不好，等他自己上了台去幹，也仍舊做不好，或許比他所罵的人還更糟。治國平天下，需要「雄才大略」，決不是那末容易

的事，揮霍無度，不識：卑賤無用的書生弄筆墨，都時時要罵人大罵。左傳上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如果存心罵罵人的話，那總可以找出他的錯誤的。文人愛互相輕視，所以文學界罵人的事尤有見不鮮，你今朝罵了人，別人明日又回罵你，這樣倒反可以把個「文壇」罵得「生氣勃勃」；當事者「再接再厲」，觀「戰」的人，也就特別來得有趣。

有些人，歡喜罵人，但是不敢擲出來，於是或者「化名」；或者「假名」；他們不曉得罵人是「光明正大」的；罵人是對於人是「有益」的，大可以用本來面目相對，何必一定要蒙上一層「假面具」呢？一個人在世上可以不抽煙，可以不喝酒，但不能不罵人。有錢的人罵沒錢的人窮酸，沒錢的人罵有錢的人鄙吝。女的罵男的野蠻，男的罵女的柔弱。秀才罵兵無理，兵罵秀才無能，官罵百姓抵抗，百姓罵官專制。甚至兒子罵父親不慈，父親罵兒子不孝。主人固然可以當面罵奴才，奴才也可以背後罵主人。至於夫婦相罵，更是「天經地義」，世界幾乎沒有一對夫婦不相罵的——雖然他們不記仇恨。

我們從能夠說話起，就練習着罵人。未到學齡以前，和鄰居玩伴相罵。入學校以後，和同學相罵。入社會以後，和周圍人相罵，有時一個「團體」罵一個「團體」，有時一個「階級」罵一個「階級」，有時一個「黨派」罵一個「黨派」。罵的「對手」不同，而罵則「一」。罵罵「一」，而罵的方法又各有「巧妙」；有用口頭相罵的，有用文字相罵的，有用圖畫相罵的，有用電報相罵的。互相發通電是政府的辦法，自幾何文章是文士的取技，藝術家罵女人只畫一條蛇，鄉下老罵市儈要當天咒。

總之罵人是世界上的「公理」，你不罵人，人家就來罵你。並且，罵人自有他的「味兒」，如「刺面抽絲」，磨出不窮；假使你能够仔細探求的話，你何將要曉得罵人的「偉大」和「神祕」。人生在世上為何？還不是有時罵罵人家，也有時被人家罵罵。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怆然而泣下。

▽這兩天寫稿，不能支頭沈思，原因是有一天晚上，閉着眼請走到漆黑的縣政訓練所門前，居然恰巧跌在陰溝裏，因而傷了左肘，於是辭職支願。屋漏偏逢天雨，此之謂也。

▽為辦雜誌，不得不將兩枚結婚戒指抵押給人家，幸虧最近金價上漲，而且那一家當舖的經理又是我在女附小同學的哥哥，否則出版就成問題。

▽有錢不用，想法變多，每晚臨睡，數他一枚，聞之人言，亦有奇趣。

▽金剛鑽戒，浪琴手錶，玻璃背帶，多是暴發戶的裝飾品。

▽永安商場有一手錶，標價三萬一千。

▽現階段的嬰孩和少女，都比從前「世故」。

▽犬作人立，幼兒打坐，幫

助老丐行乞。

▽荒淫與饑饉，無恥與受難

▽穿香港衫的人，當心惠香

大阿哥

下走

數月前北京報上忽然登出前清大阿哥的消息，有人訪問大阿哥一次，登出一篇很長的訪問記，把前清末年庚子拳亂以前大阿哥的一段歷史，詳細述說一遍，又將大阿哥目前的窮苦景况，特別宣傳一番，那段訪問記除為報紙增添新聞材料而外，還附帶代著大阿哥募捐濟貧的口調，連續登載幾天之久，在報紙上看着像很熱鬧動聽，但是在北京的居民中未必生出何等動動與憐憫情緒，因為其後並未見有多少人捐助大宗款項，決不像普通救濟捐款那樣踴躍，由此判斷，大阿哥困苦雖係實情，但是他不論如何困苦，並引不起民衆的同情，大阿哥募捐濟貧，何以無人憐憫？捐款竟亦捐不到多少？其中必定有原因，並非偶然的遺蹟。

大阿哥與前清末年的政治曾經發生一度重要關係，對於前清政權的衰滯不為無補，吾人都知道光緒年間曾發生所謂「庚子拳匪之亂」，大阿哥就是庚子年的重要脚色之一，他享受榮華富貴，幾尊處優，依勢凌人，都是在那個時代，現在大阿哥不能得到社會上的同情，即便窮困處於極點，眼前將要餓死，而猶無人捐款救濟，我們如果打算明瞭真實的原因，非先將他幼年時的歷史分析一番不可。

大阿哥是端王載漪之子，於光緒帝為梓童，原亦不過是清室貝子之一，他所以能特別出頭，係發端於戊戌政變，先是德宗（即光緒帝）入繼大統之時，年纔四歲，慈禧太后乘機攝政，迨光緒二十四年，德宗年歲已長，漸次親政，是時變法維新之議起，德宗贊成變法，信任康有為梁啟超等，反攻變法的清室王公即擁戴慈禧，以與新黨相抗，製造風聲，說新黨將不利於慈禧太后，擁戴德宗親攬政權，慈禧聽信流言，遂謀先下手，廢德宗另立幼君，以便依然垂簾聽政，於是戊戌政變由新舊之爭變為慈禧與德宗的母子之爭。

戊戌政變新黨失敗，所有主張變法維新的人物，殺的殺，逃的逃，德宗亦被慈禧軟禁在北京南海瀛台裏邊，慈禧獨攬大權，與其親信大臣議廢立之事，並議選擇新君，此時端王載漪方得稱幸，遂決定以端王的兒子名溥儀者，繼承同治帝為嗣，溥儀即所謂「大阿哥」，「大阿哥」係滿文的譯音，其意大致與「皇太子」相同，溥儀既被選為同治帝的繼承人，何以未即帝位，竟以「大阿哥」之名告終？原來慈禧與德宗之議，後來格於各省督撫反對，未得實行，因而暫給溥儀加上「大阿哥」封號，當時的意思大約係欲待機圖嗣，仍是打算讓溥儀代替德宗，其時還議定德宗被廢後的封號，擬予以「

（接上頁）
棋與棋話」「古今茶事」一讀，代價九十，我尚後轉。

▽創辦人胡志甫先生時常勸我改變作風，不要太「名士派」，話是對的，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無接與彌衡之才，妄有二人之狂，可慨也夫！

▽開始學習沉默，不想哭也不想笑，一切讓它做夢。然而何必復刊，人生本來矛盾。

▽聖琪羅說：「惟沉默為最高的輕蔑。」對於某一種人，（如「黃牛」之類，）我常常保持這種阿Q態度。

▽除了少數有辦法外，大多數人噴得都像甘地，這個年頭，斯文掃地，恕不舉例。

▽中報總主筆李六艾，以「文子木」筆名，在報上發表了一篇「親愛的父母，我對不起你們」。開了一筆生活帳，看了相當慘。

▽最看不起衣裳架子。
▽有一個人，圍了無數圈的肥皂。洋皂，大概值兩千高，現款却沒有什麼，他要用錢，就賣去一箱東西，因此把人變天，竟

溥儀的父親端王載漪見其子業經作了「大阿哥」，急於再謀進一步使其子能作皇帝，種種想法要讓溥儀繼承的德宗皇帝，但是載漪父子的知識智識又太缺乏，恰巧此時北方諸省發生義和拳，載漪義和拳的力盡，救濟國內的外人，藉此立功向慈禧討好，以遂行其心願，庚子（光緒二十六年）拳匪之亂就是由此而起，舉國各地許多無組織的拳匪，本不是關出大禍，純係由於清室王公大臣所縱容勾串，釀成了八國聯軍進北京之禍，端王就是此等王公中的首領。

清室王公與外人籌辦籌款，多數知識不足，其中信賴拳匪者極多，尤以端王載漪為最甚，慈禧一縱容於大勢，層層借債王公大臣的進款，各省拳匪入京，諸王公家均設壇供神練拳，盛稱義和拳能避槍炮，能避法雷殺洋人。慈禧乃讓拳匪攻東交民巷，朝中遇見外人即殺，拳匪不但關成千古的大笑話，並且招致八國聯軍攻破天津北京，慈禧最後看場計窮，乃挾光緒帝逃走，由西北繞道雁門關入山西而逃往西安。

自戊戌政變之後，大阿哥即不時惹起慈禧凌辱德宗，端王載漪認為天下是彼家之天下，庚子拳民入京之後，慈禧復命端王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亦即當時之政府首相，端王得勢遂盡情作威作福，有人與之意見不同，即以為漢奸，斥之為通敵，凡朝義和拳不可信者，即置之死地，因主張正義而受其刑者，不知凡幾。

一日大阿哥在宮中遇見德宗，當面呼之為「鬼子徒弟」，德宗泣訴於慈禧，慈禧召大阿哥嚴責之，端王載漪聞之大怒，次日率其弟擊動載漪載瀛，帶領拳匪六十人入宮，口稱專找二毛子（彼時拳匪稱與外人往來者為「二毛子」），至德宗所居之宮門外，大聲狂呼，聲言「殺洋鬼子徒弟，殺洋鬼子朋友」，此時幸被慈禧聞知，趕出立合署上，斥載瀛等出宮，立新匪首一人於宮門外，暴動乃止，此等行動直與漢奸無殊，而竟出之於清室親貴之手，行之於清宮之內，當時外患雖仍，迭次喪權辱國，誠無足為怪了。

拳軍攻入北京，拳匪被圍散，慈禧偕同德宗逃往西安，端王大阿哥也隨同前往，嗣經派李鴻章與各國代表首先要求懲辦拳匪，端王革去一切封號與職位，發往新疆效力，大阿哥未經正式命令無形中被廢，從此以後，四十餘年來無人提論，民間多不知大阿哥的下落，民國成立後族人多數無以為生，大阿哥自不能例外，不過據北京報所載，大阿哥自被廢後，多年來全仗妻家資助，現在妻家的接濟又斷絕，雙目已經失明，而且病體纏身，其困苦情況不問自知。

清末戊戌政變與拳匪之亂，兩次大變時期，一般民衆都是同情德宗，痛恨慈禧，大阿哥本是慈禧的威勢以兼凌德宗，自然民間對他不能有好感，端王載漪民國時代，關於既往事實都有一種固定的公論，對於端王與大阿哥的一段事蹟，均以其無知禍國，全中國皆受其害，縱然不得設法報復，亦無不應與其為人，事逾四十餘年，社會上知之者愈多，所以在目下提倡為之募捐，竟無許多認捐之人，以之與獎金花情形相較，性質尤有不同，要雖係妓女出身，然在庚子年與德司會瓦德西交際，尙知遇德西人並勞動和議交涉，事後提起，尙能引起社會上之稱頌，所以在數年前，報紙刊載要晚年受困情況，竟有捐助者不乏人。

▽竟吃苦茶苦瓜，對於人間苦味，自也甘之若飴。

▽各有因緣莫美人，朋友中有的坐汽油汽車，有的騎上同一條五千塊錢的波爾背帶，有的做採購主任，有的討到一個官廩，有的兩千五百元做生靈三年後變五十萬，有的運黑貨，一運一百八十萬。我這住在一個客棧，沒有賭人，妻要喂三個小孩一個錢還要在夜晚三點鐘起來侍候我。

▽信不信由你：上海四馬路有一家呢絨號，經理月薪三十元，學徒每月一元，但去年年底分紅，每個學徒分到五六萬，經理竟分到一千萬。

▽京報編輯生率廣報報商，氣象一新。一日，見其子在場，誠之曰：「算了罷，你老子費了二十年新聞記者，寫了半輩子報！」

▽前人中我愛讀魯迅的雜文，蘇曼殊的小說，林琴南的翻譯，有時林譯且載譯文古茂，你看他譯「肥惠斯敏司德大寺」；「余肅然知處吾旁者，均无代費者，英雄之骨，不能不加敬恭；然不裝一葉者：笑被劫掠守留，言散

閒話林婉芳

——「萬世流芳」林則徐的女兒

朱裕同

在爆竹凌亂的聲中，家家戶戶都忙於除年的時候，江蘇按察衙門裏頭的內廳，一張長的書案上伏着一個書記，在紅燭滿燒的火光掩映之下，埋頭疾書，像狂風掃葉的樣子，靜悄悄的大屏風後面，却立着一位千金小姐。用衫袖掩着嘴兒，從屏風的隙孔望着那個書記，她後面緊帖的站着半站着一個面容滿面的按察希希，低聲的問她說：「你的意思怎麼樣？」林婉芳却不答，祇點點頭兒。

「嗟，嗟，嗟，數打三更，已是迎歲的時候，那書記——沈寶楨將洋洋數萬言的奏章抄好了，再將這奏章從頭到尾細讀一遍，好在沒有差錯，沈寶楨恭敬的雙手呈遞給按察林公則徐。

「你寫得很快，句話也沒有錯漏，不過字體却草率些。」林公接過來一看便這樣說，順手將奏章放在几上，再也不看了。

沈寶楨聽了林公的說話，知道公事辦得不妥，更加惶恐，馬上再伏在長案上重新將這奏章從

頭抄過，這回可不敢草率了，很當心的用正楷慢慢的寫，也不知道「夜如何其」，直寫到第二天天亮的新年元旦，纔再將奏章寫好，戰戰兢兢的等候林公出來，再將奏章呈上。

「這很可以了！」林公對他一笑的說，沈寶楨像一塊大石頭在心坎中放下，一身鬆了。元旦那朝，僚屬文武官員齊到衙門來給林公拜年，很是鬧熱的新年景象當中，林公滿面春風的對一班同僚說：

「各位今天給我賀年，同時還要買我得一個乘龍快婿」，林公即招那個書記沈寶楨到身邊，向各僚屬見禮。

X X X X X X X X
「開門！小姐！我回來了！」沈寶楨輕輕的敲着門說：

「今天晚上你不要回來了！還是在廳上做功夫，將你的文作好，將你的朝考卷字寫好了，再說罷！」林小姐在房門裏頭這樣回答他，他也不

(接上頁)

經典之人，至於今日，則雖骨數星，與沙士交雜，聚此漠然無人之區，——外此其又何難耶？生前舉手可以布有江山，至於歸淵歇時，欲與前勳爭此土壤尚有吝惜不復相讓者，則又可謂矣。」

▽偶閱香煙畫片，取材亦頗雋永，而有「人間味」焉。記明武宗云：「江彬常導正德帝微行，數言宣府多美婦人，帝然之。十二年八月，急裝微服幸宣府，彬為建鎮國府第，悉置約房珍玩及女侍實其中，彬從帝數數乘夜入人家索婦女，帝大樂忘歸，」

稱曰家裏。」記唐宮人寫經云：「真定大慶寺有藏經閣，雖小而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古錦斑爛，儼然有開元賜藏經勅書，及會昌間免拆殿勅書，有金匣，藏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為大唐皇帝李三郎書。」

▽雖然文武湖邊電桿上寫：「譬如貪污致富，而有恥辱之事，不若貧有名譽。」可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一二清白之身，果

敢再敲門，更不敢埋怨，祇有忍受着無可奈何的悶到塵上。

沈寶樹不過是一個茂才，地位不過是一個錄事，林婉芳是林按察的女兒，而且是名門的才女，下嫁了沈氏，却很有心鼓勵他上進，不願他青衫到老，所以每天都要他作文章一篇，寫朝考卷字几篇，以便將來應試，功夫沒有做好，是照例不准他回來闖房同宿的，朋友如同嚴師，沈氏也很能受罵的教訓，體諒到林小姐的苦心，不特不敢怨恨，反而感激憤發，卒能每試必中高第，三年的時光，由翰林而升到巡撫，和岳父林則徐齊名於晚清一代。

清朝的慈禧太后對於中國漢文文學是特別注重的，林小姐因此知名受聘入宮，掌教六宮，朝夕侍教太后，閒談小詞，或習書法，所以太后賞賜功臣的御筆福壽等大字，多出自林小姐的手筆，因此林小姐極得太后的寵愛。

「國不強，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非獨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這是林公上請禁鴉片與章的警語。是他當時見知於清庭受特別恩賜，和沈芳於後世，功在國家的原因，同時也是他因此見知於當時的昏庸朝臣，以英兵來犯，屢遭於他而受彈劾，竟被削職并調戍伊犁。

「我這回往伊犁要怎樣才能圖功贖罪呢？」林公將往伊犁的時候對他女兒說。

「爹爹，你這回往伊犁，最好就是教該處的文軍因替開墾種植，因為伊犁的土地肥沃，朝廷

未加注意，以為不過是邊疆的僻地，年年只將有罪的人充軍解往該處，任其自生自滅，沒有生業教訓，所以成爲荒涼偏僻，倘參軍到那裏從事開墾荒地，教囚徒耕種，更施以教訓，自然可漸變成旺盛了。」林小姐這樣回答她的父親。

林公到了伊犁，就照他女兒所說從事開墾，縱橫三萬餘里，大興水利，廣事種植，不半年間，荒涼的土地多變爲膏腴的田野了。

「妾的父親被戍伊犁，努力的從事墾植教訓囚徒，立功贖罪，請佛爺（當時官廷裏頭對慈禧太后的稱呼）俯念妾爹爹年老，和拒夷焚煙的過去苦志，准他回籍休養，臣妾戴德無量！」林小姐在太后面前懇懇的求情，所以道光二十五年的秋天，林公就得賜還，以四品京堂任用。

太平天國洪秀全掀起革命的旗幟，國內戰爭變亂復起，清庭復擢林公爲欽差大臣，星夜馳赴廣西，可憐一個忠心爲國的民族英雄，竟被人陰謀毒死於廣嶺之南。

林小姐在宮中，驚聞他的爹爹死了，竟悲哀痛哭到昏迷不醒人事，以後就日夜哀思，成了抑鬱的病症，竟長辭人世，隨她的父親於九泉之下，臨死的時候留下一對聯來安慰她的丈夫沈寶樹和兒子。

「大丈夫，何患無妻，他時再續良緣，莫向生妻談死婦。」

汝小子，雖然亡母，異日倘蒙教育，應知繼母即親娘。」

龍捲狂瀾於既倒耶？

▽現在大家都在廣做生意：火車上，大腹賈，老百姓；學校裏，男學生，女學生。是誠民族危境。

△豆腐乾也成立工會，我這塊豆腐乾，算了罷！



跌倒了再爬起來，「沒有關係。」

「人間味」命苦，出了三期忽然做起夢來：經過一番掙扎，現在幸而又和讀者見面。

「在這「人吃人」的年頭，一本雜誌能够更生，您知道：有多難？」

現在的紙價工價都較春季高漲數倍，成本大，定價不得不增加，但畢竟我們不是生意人，打算像物價那樣無理的增加；且對於從前的定戶，還是忍痛書閱，決不加價。

今後，當更充實內容，以不負讀者的厚望。上海公共租界收回後，「人間味」在滬當銷行無阻，爲一大快事。（樹毅）

南 京 沙 利 文 食 品 公 司

專 辦 上 海

各 種 上 等 糖 果

各 種 糖 製 餅 乾

各 種 上 等 巧 克 力

各 種 上 等 罐 頭

中 央 商 務 北 部

榮 記 大 中 華 餐 廳

特 聘 海 上 名 廚

精 製 海 派 小 吃

優 美 西 餐 茶 點

經 濟 衛 生 和 菜

特 製 小 籠 細 點

早 茶 五 味 干 絲

蘇 滬 名 姝 招 待

首 都 唯 一 聚 餐

歡 迎 嘗 試 比 較

中 華 中 路
大 中 華 商 場

德 太 號

運 到 大 批 紅 色 真 摩 登 廣 東 拷 紗

歡 迎 零 躉 批 發
特 別 廉 價 發 售

天 豐 泰 棉 布 號 代 售
界 州 路 程 善 坊 五 號

復 興 路 中 央 商 場 三 樓

國 產 有 機 砒 素 製 劑

新 消 梅 素

驅 殺 梅 毒 藥 效 速 驗
藥 射 後 八 時 驗 入
小 時 檢 驗 可 驗
血 液 螺 旋 菌 可
證 實 殺 滅 旋 菌
與 菌 之 殺 滅 減 少

主 治

各 種 梅 毒 及 各 種 熱 症
各 種 淋 病 及 各 種 皮 膚 病
一 切 瘡 毒 及 各 種 熱 症
旋 菌 各 種 瘡 毒 及 各 種 皮 膚 病

新 亞 物 化 學 研 究 所 製 成
新 亞 藥 廠 發 行
各 大 藥 房 均 有 代 售

永安商場南部

永安飲冰室

畫廊

本室另開畫廊
陳列古今名人
畫畫逐日更換
歡迎參觀

美倫

大照相館

專攝

各種彩色照片
戲劇化妝照片
結婚藝術照片

高華主持

美的設備
美的光線
美的思想
美的藝術
美的設計
美的作風

各樣美的條件齊備
完成一張美的照片

地址

貢院東街二五號

人重衣裝 佛重金裝

衣食住行，衣佔第一重要，惟講究衣裝有三要義，即質，製，式，不可不三注意之。中央商場凱利公司專代客服務，關於衣着三要義，雇有專家代為「選擇」一設計，講究衣着人士，尤須特別注意。

南京商都總店集產處
南京商都總店集產處

南京聯合商場

定租處

南京：假借
中央商場三樓二〇五號
蚌埠：中山街晉泰莊

收款處

南京：中華路大夏企業銀行
蚌埠：中山街晉泰莊轉
南京大夏企業銀行

辦事處 朱復路八三號
電話 二三四一七號
地址 夫子廟南京大戲院大光明大戲院對面

永安商場

拔 佳 京南

皮鞋公司

皮鞋頂好
牌子最老
任君選擇
歡迎比較

夫子廟第一號
(貢院西街)

首都婦女界一致公認

大發皮鞋公司

穿着舒適
樣式新穎
定價低廉
質料堅固

地址
南京永安商場

寶大祥綢布莊

熟羅板紡
雲紗拷綢
國產綢緞
新穎布疋
種類繁多
不及細載

夫子廟
永安商場

無任歡迎
特價犧牲
敬請比較

男女皮鞋專家

再造商店

營業部地址：

南京永安商場

行銀業商華建

務業切一行銀業商營經

分行 蘇州 分行 上海 總行 南京

南京建康路二二二號
電話 二二七〇八
電報掛號 二二九八
上海江西路新康路三號
電話 一七八二三
電報掛號 二二〇二
蘇州宮巷五九號
電話 二二二八
電報掛號 七七八七

師醫宏濟史

院醫樓鼓京南前
任主所診合聯樓鼓

科膚皮 · 科外 門專
科柳花 · 科婦

(樓大會育體) 號三八路雀朱：所診
(約預先請診出) 號七一四三二：話電

時二十至時十午上 間時
時六至時三午下

◆ 導指育節 費免 ◆

附設
中西菜部 理髮部 彈子房 供應部 西服部 汽車部

店飯央中京南

六二二二
二四〇三二 話電 官行大京南
三四四三二

耐美經
用觀濟

化術美 化衆大

毯 地 草

大小尺寸齊備
顏色花樣繁多

內場商華中大：店支京南
廠器草柳藤記甫鄧
號一〇二路摩西海上：店總

